



徐文長逸稿卷之九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賦

王思任季重父

瑞麥賦

并序

形似語與瑞曲至而後嫌說理

嶧縣吳公治有恩惠時麥秀有多至三岐者

學之師弟子圖傳其德尹君周君不遠數百

里令涓賦之於是涓

直慙少文不知

忌諱體二君之以德

之我知受我則

隙不受則已其研曰

爰有吳公知唼未基治政

等夷召至和氣

郊容離離南岐昔秀今獨

以立張堪不猶過之

一本而生參以披屠如人日而雙瞳子薛如海洲

而島峙雙旣兼精三復加言非厚飾焉得呈異

厚豈無因中和所致致之者誰敢歸執事爾其上下

之原東西之野莫雲其平朝霧斯洒金旣徂而火治

翼將臨而胃下駢銳未以若刺拆圓享其欲捨則有

類本異殊事非借假三隅去才無以喻其鍼芒雙筭

步搖不足數其靚雅當迎風而靡散若濡露而品呈

飄然紛比莫之烏耶兮映大火之星實兼垂而彌俯

借台捧其愈兢纒如貫珠挾組而佩錯焉割據尚足

其勃或三而一聚女羈男角之狀或二而三成男朋

女絮之形分二三而兩在合二二而五成總千莖其

可合亦萬穗其可分合之則人身之藏并居於一膜

分之則人性之德獨應於一其濟濟踳踳粟粟

穰穰味以薦寢頰能說囊屏先登受四氣而

愈揚匪后稷之專能文上帝民之大寶天之

降康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周

宜食天子彘以

先嘗是以大水書無宣尼示

早種仲舒告王

縱使結實如故刈夜即常

室家之胥慶何况於

香葆而連萌翠華綢繆綠蔭翺翺標鬪犖牛之尾粒

排鯨脊之章把不盈而蝟縮飲而偃張借綠龜

而共產比甘露而爭攘飯入口而兼味麴始塵而烈

芳木稱連理胡適於用苞有三醜徒結其英誠未若

此物固翁媪之所創見而耳目之所未嘗昔子輿氏

有言曰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或有不同者則人事

之不齊而雨露之長養豈觀夫今日之異種也出乎

其類拔乎其萃若麒麟之於走獸而飛鳥之於鳳凰

則又安異乎學官弟子驚告乎縣長而奔走於詞場

者哉然渭又聞學士弟子之呈茲瑞於公也刈以腰

鎌盛以孟盤謂公德政之所到焉公直答曰是偶然

爾寥兮廓兮直長者言長者之言夫豈無故胡有茲

祥而不以疏慨茲歲之元陽魄其如暮是年正月食

謂雲密而不彰亦既昏而改方之封事云朗

焉其躬睹斯陰陽之旋爰實螟蟲聖主憂

之而屢見於言公卿思之而一
故夫長河行潦
一泓告清元氣客邪又體種
委之權衡迷標

本之龜鏡且宋之友諒嘗註 珮於 太祖矣太祖

怒之日宋州大水何用此爲豈以當今 聖明而顧

俛馬是聽哉憶 高皇之三戡稱瑞於寶雞進嘉

莖之五穗命學士而制詞時則南取襄荊東下江浙

闕海全齊啄息來庭秦晉周梁魚崩扣關戎狄疲於

轉徙蠻夷消其猾傑豈若今日戎馬蹂躪而甫旋朦

衝瞬息而靡定東南當春夏之殺傷西北苦秋冬之

奔命萬室不保一麥何支四方如此二縣何爲固

吳公之退讓或有在於斯歟

醉月尋花賦 并序

同學陸君自仲敬滕斐家兄某所作四花賦

私悅之遂以其所號醉月屬焉某曰賦號非

古也陸君曰某居常好於月夜泛舟以爲樂

子其爲我賦月舟無 陸君夢人與語曰徐

子世之佚才宜必得 君可授以醉月

尋花題今賦之而陸君 固不負夢中之

言者某聞而不對也

無穢之作何關神明若尚之

夢寐既援毫而

不下恐有孤於靈惠花惟太力以秋澄嗟一時之

各相信二美之難并當夫月皎秋宵花則從風颺於

既又迨於花乘春令月或濛濛於初零遂使尋花

者指月以咏嘆醉月者無花之可守斯人生之行樂

求絕盛其何心惟達士之寥廓與造化而沉浮寓何

入而不得景何逢而不投尋花則春醉月於秋苟春

月之可誤諒與花其均賞使秋花之堪掇遂竝月而

春開爾其結好聯知牽裾握手鼓琴擊筑飛觴藉艸

薄雲收薄於庭除弱烟罷幕於空表拂衣而前上壽

爲穿盞盈虧之倏忽與生滅之杳天憫烈士之云暮

沉壯心而弗早匪十時以小售欲致主於大道曠佩

鳥加盼缺唾壺於敬倚或曰十以昔懷恍視花而

寄喘顧清影之在地爲起舞於一揮人謂其醉月而

尋花抑孰知有託而無告則主人之激昂而亦吾

儕所悲悼當其感息浪平情陶性逸審幻真於眇微

覺天地之瞬息一盈虧則月也烏而低回黜生滅使

花亦爲之解稱。當斯之時，可詒一石，欣皓魄之流彩，暢嬌妍之弄澤。依枝抗樹，何心孟德之詩。聚霞紛霞，如步洛陽之陌。置主人於不問，邀弄妻而隨。得一咏一觴，以語以默。一杖一履，以山以澤。與造物而同春，會千古於今夕。若乃因景抽思，觸物增悲。懷月夕以永念，對花辰而致思。假辭爲樂，強尋以疲。撫清光而俯仰，盼飛英以踟躕。奉杯二五之夜，走馬紅紫之隄。斯乃兒女子之嬰情，豈大丈夫之所期。諒斯言之匪衷，於夢寐而質之。

女美館賦

顏屢空，憲穿襟。甕雞小，椽抱膝。蟲吟鄰沼，芙蓉於莫之春。斬其枝，概五寸不盈。我居下濕，宜此托根。二月型槎，八弦而萼。晨縞夕朱，朝純午駸。是名弄色，亦呼木荷。宜照南浦，對采西霞。亮六弄而飾，麗宛十五之吳娃。垂嬌短艸，坐顰低情。侏儒綠舞，巾紅卓寸。詎婆娑而不凌，忽抽笋之賦。奔史商颺於霄表，俯秋水而影浣。胡榮捷之若斯，頤不肯而共賤。惜妙色之陪涼，吾取以名吾館。

壽吳家程媪

繫坤輿之靈淑兮，必躬裁而始培。撥要妙於至無兮，乃漸有於胚胎。覽母氏之清兮，固吳旻之所眷爰。篤生而懋稟兮，羌季女之婉孌。承端明之名碩兮，母實苑其苗裔。從浴水以清流兮，持渭洽之陽渙。荃垂筭以紛珮兮，妥施衿之淳淳。胡瑟琴之既翕兮，倏箕帚之弗陳。藐遺孤之呱呱兮，愴九苞之初鷲。予寡鵠之將雛兮，羽參差其獨覆。紛悅礪以陟降兮，夙望帷而興雞。退解箴以無寐兮，夕伊軋乎房之杼機。饋醢以膏滑乎杖者之朝餐，而夕餽果餘羹餒。忍以充乎塾者之晝誦，而暮歸芴匪度而莫斷。機有斷而訓垂，蓋下以成藐孤之令聞。而上以豫二老之耆願。含荼有日，嚼蘖有年。桑土綱戶，凌陰壑堅。貫青匪鏹，紅爛瘦粟。梓漆連雲，蒿藟久矣。稱替而中興，蚤幾剝而晚復。劬一媛之良實，營之而有餘。趺百賈之脛，彌持之而不足。此內則之稱，共稱其賢，而懷清之臺，所由以築也。歲丁未之嘉禮，感母辰之衣謁。矧日吉以時良，日方升而川至。母乃而雜珮內綦履，夙興於

房再拜尊章霞効明於夕榆，登紫於朝桑，蘭苗條而蒸郁，蓀遶膝以流芳，羔醢充盈，光瑩西池之雪，壺尊交錯，人酣北斗之漿，於此洽婚姻，酬娣姒，篤栢蘿，垂璫珥，歌采蘋，賡沼沚，燭屢更，客亦起，旣醉而稱曰：孝兮節兮，婦與母之宜兮，永以答其夫兮，嗇且勤以大其閭兮，後螽斯兮，齡耄期兮，匪愆其期兮。

龍溪賦

天有龍雲，地有龍支，山有龍岡，水有龍溪，爾其發源高岫，衍流迴隄，或九曲而百折，或一瀉而千里，涵萬族之瑰琦，滙五湖而未已，蕩紫鏡而莫凝，迅強弩之激矢，烟其籠渚，風以驅波，漪魚鱗之渙灑，射蛟鬣之參差，渦螺旋之盤結，紛珠濺以璀璨，唳鷗鷺於綠藻，障鳧雁以青荷，斯則幽人之所容與，而亦達者之所婆娑，乃有聖作物覩雲龍，相往來，喜臣起魚水相得，雖在中而常侍，實處淄而不黑，栖志詩書，研精典籍，知樂水之稱智，乃臨流而托迹，悟江海之處下，合彌謙而受益，斯則琳琅不足以易其守，而恬澹乃足以適其情，故爲士林之所貴，而君子之所稱，茲托號者

之真而庶幾於賦號者之亦非無所因也

徐文長逸稿卷九終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

山陰 張汝霖庸之父

王思任季重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樂府

氛何來

氛何來、蔽日明、堯舜禹湯周二王我高皇得知不列
聖最英者世宗、氛何來、出木連公工、堯老倦勤厭
甲兵、竊權而敗時當嚴、氛何得之攬天綱、大者鵬鯢、
小寸魴、一飯未報、睚眦則爽、行私借公、孰云不滅、閔

予不幸，質於幕幢，誰其翼者？然勲所居，金之方，律兮索兮，誰不知名？又誰翼之？河九折而翁子善談，而居洛陽，輪不規兮，能激兼翼，又孰數更僕一斛粟，嗟矣哉！大河渾魚村唱伯喈。

句踐膽

古樂府王孫成燕啄矢以筐盛矢

莊子養馬者

頸則長喙，則鳥膽罷縣。吳為沼，吳膽先。王膽後，人知之。謂王踵其報，叶嗟嗟王將奈何。膽與矢，嘗孰難。王兼嘗，吳以殲。王若辛，孰肥甘。肥哉甘哉，突無烟。嗟嗟王將奈何。王遺黎，悲且歌。

市中虎

隆慶皇賀太平，年辛未，二月望，猛虎入城，從何方，麤蹄大爪，泥上沒行人。誰信虎腳跡，藏何所，日何食，禍不測。幸得郭爺燕客王家山，銅鼓震地，火照天。老畜避火下山去，明真觀，轍道士，叶卷拘狄吉，橫布裙。嚇出矢，挑過高牆，攪街市，樸行人，墮洞廩，于秋巷裏。少年三十輩，白捧鐵，又攢虎背，攢得虎皮碎，復碎。與誰睡，少年扛虎送官府，四下官府賞米七八斗，就教少年剝松下，虎成魂魄，上山去，頭和皮送官府，宰肉。

歸家伺妻與母言人言市有虎信之者足愚魯今若
云如何金波羅城中做窠凡百事儘有似他難信
一邊說話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一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王思任季重父

表

代進白龜靈芝表

某年月日具官某爲恭進上瑞慶 萬壽事臣頃者
邇求靈芝獻充 御用乃有浙民邵祥入山覓得靈
芝凡一十本高大殊常方掘地起芝見一白龜蹲蟄
根下竝已取送到臣該臣博考圖籍竊見龜策篇所

載名龜有八玉龜其一也備述昌符頗極根據臣誠
權誠朴稽首頓首敬用 奏進者竊惟玉龜應圖寶
冊書瑞必也時逢聖世然後特產嘉休用召至和平
應時昭顯導引呼吸與天久長至於穴處山中乃復
潛蟄芝下則史冊所未載古八所未聞奇而又奇瑞
而又瑞者也恭惟 皇上 道光帝堯 功邁神禹
皇天示象永符萬世之斯文洛水同符載錫九疇
之秘典是以介蟲將見芝艸開先蟠以托身待惟延
頸跚然素雪應世蓮葉之巢覆以青雲正合著莖之
守臣灼知此物必非虛生屬 天意之攸存斯地寶
之不愛是用恭函藻室副以仙葩登薦素資俾贊
玄德四靈畢致敢嫌進獻之再三 萬壽無疆預卜
遐齡於億兆臣無任云云

代謝 欽賞表

仰惟 皇上 精意端凝 玄德昭格兩儀既位四
游永清乃有禎祥適應圖錄素質踵瑞鹿而繼至靈
氣含仙芝以默通斯皆 天眷之有加以致地寶之
迭見獲當臣部事值偶然妙本神輸人則何與乃勞

珍賜遠及微臣，盈篋精鏤，禹貢寶荆揚之品，交飛
仙雀，天孫燦雲錦之章，捧以生榮，受而知懼，蓋仰荷
天恩之優渥，既莫量夫津涯，益俯思職業之艱難，
其將何以報稱，臣敢不散之饗士，額領軍稅于雲中，
服以行邊，追擬賜裘於雪後，準覩四裔，獎帥三軍，益
竭犬馬之勞，少效涓埃之報，伏願 召和履泰，永膺
隆 帝之休 綏，長攘夷坐獲消兵之福，臣不勝云
云

代閩功 欽賞謝表

諸道奏功，悉承 玄略，偏師協濟，槩沐 榮旌，恭惟
金幣之輝煌，實聳華夷之觀望，一年幾及，萬感難酬，
臣敢不卽物取箴，顧名思義，更於校閱，擬同鍛鍊之
精，每遇機宜，益效經綸之密。

代謝 欽賞表

諸方奏捷，恭仗 天威，小醜盡殲，悉遵 廟算，臣無
功受 賞，揣分奚堪，感荷 洪恩，忠悃與縷絲而俱，
積勉圖後，報素心，誓精白以無虧。

淮陽功賜銀幣謝表

頃者淮陽之捷、本皆出於 聖謨、金幣之旌、遂槩加
於臣等、俯思共濟、錄及同舟、仰答 洪恩、誓將殫
伏願神休滋至、 聖祚彌隆、陵寢晏安、默祐神孫、之
有道、江淮底定、永循滄海、以朝宗、

啟

代賀嚴閣老生日啟 自雅

伏審嘉誕、正值元辰、既躋八表之遐齡、新添一歲、預
卜他年之綿算、實始今春、施澤久而國脉延、積德深
而天心悅、三朝耆舊、一代偉人、屹矣山凝、癯然雀立、
且昔搜玄典、神形返上古之元真、近侍軒皇、肩宇濫
清修之道氣、一時介壽、四座騰歡、衣履仙翔、几筵星
列、而况杯浮椒柏、餘芳藹黃閣之中、海出雲霞、淑氣
轉青蘋之末、以茲景物、倍切瞻依、職守所拘、驅趨遂
阻、徒勤北望、莫馳東游、之觴捷頌、西池載咏、南山之
雅。

代賀李閣老生日啟

黑頭入相、施澤自多、黃髮作朋、受福無量、恭惟某宮
二儀淑氣、一代偉人、自然耆舊之英、何俟年資之積、

進居保傅簡在 聖明數載於茲四海稱快時惟季
夏恭值生辰羣公欵門上客盈座而况某於門下舊
有并州之雅不宜自後於衆人辱居開府之專安得
進前而上壽頃者橫戈虎穴飲馬蛟川挹瀛海以稱
觴喜逢壺之在望更欣令節適當朱火之方炎仰矚
上台應傷紫宸而長燦其爲祝願實倍等倫

代賀徐閣老考滿啟

一品崇階副四海具瞻之望九年懋績膺三考陞明
之期遇知于主獨深施澤于民自久薦承 帝賞可
卜天心褒美而賜璽書燕饗以示慈惠傳聞海徼遂
聳聽於華夷走集軒車定監觀於衢路某身拘職守
心切樞趨遙望台辰遙與斗仰兼此五福而備歛賀
以百拜而再興伏冀業大位高年隨任永居帷幄而
決勝賜几杖以乞言寧獨令公歷中書二十四考允
然元老翊社稷百千萬年

代賀冢宰吳公加太子太保啟

職總六官位尊八座當庭考課先教化而後簿書抗
疏持衡進賢才而退不肖士風聿振化理攸資頃者

寵數榮膺、崇階新陟、眷此青宮之地、繫重本根、諒
哉黃髮之臣、德堪師保、紆朱拖玉、行看報主之身、結
綬、彈冠、彌切相知之慶。

代賀大司馬李公啟

一歲三遷、千古幾見、緬惟本兵重寄、允宜元老壯猷、
况當共楫之秋、彌切彈冠之勞。

代賀大司寇江公啟

德惟邁種、職稱明刑、受知九重、交慶萬口、丹書獨掌、
共成寡過之風、青史垂芳、應著不寃之頌。

代加廕謝閣老啟

錫典駢蕃、實深慚悚、封章辭孫、仰望贊成、豈期推轂
之益、加以致循、墻而弗獲、廕陞兼得、父子叨榮、回思
嚮笑之猶難、愈感吹噓之不淺。

代謝部院啟

衆口交攻、一身餘幾、孤蹤遠寄、萬里何遙、使非雅論
之素持、爰啟聖衷之曲諒、則市虎之傳、將信淵龍
之探、爲難幸爲先容、跡殊按劍、且觀後效、慶切彈冠
銘心感激之餘、俯首古今之際、必將相和而事功因。

之可立如中外合而威望藉以益隆自惟仰望清塵
敢附交歡之後幸而俯加英盼益彰假重之榮用以
獎師諸軍圖惟再舉誓收全績仰答盛心懷戀深情
臨緒悵惘

上郁心齋

譜深哀為莊語豈不得已而鳴耶

伏惟

明公忠節之後勁氣全鍾宦仕以來直道愈

朗某窮居索莫不敢竊附於

后塵同巷交歡庶幾

矣希於末契頃罹內變紛受浮言出於忍則入於狂
出於疑則入於矯但如以為狂何不槩施於行道之

人如以為忍何不漫加於先棄之婦如以為多疑而

妄動則殺人伏法豈是輕犯之科如以為過矯而好

奇則喋血同衾又豈流芳之事凡此大凡雖至愚亦

知所避求諸衆惡惟明公或在所原頃者如聞

月且亦步雷同夫明哲之言既共視以為低昂里

聞之論又人取以為依據今明公於其實握此二

端以相臨如見棄於公雖家置一喙而何益私求其

故蓋亦有由或因緣隣竝茅首之好素敦故分別姦

公關雝之咏攸屬因而見感殆以是乎抑不知河間

奇節卒成掩鼻之羞、買宅重巖、乃有竊香之夜、使當年卽灰、又何異夫莽、謙惟九載、勿成乃始明夫、鯨罪事難槩料、大約如斯、伏望明公曲諒、隱衷力扶公道、勿泥前說、賜挽後評、倘能出萬死於一生、卽是垂三綱於九鼎、不勝懇竦、實倍叫號。

謝太傅夫人劉頗禁其嬖太傅戚稱后妃關雎益斯不妬之德於其前夫人曰二詩是何人所作成等對曰周公夫人曰可知若是周姥必不如此作婦護婦世之常情也偶用古人比倫多失不暇詳擇乞原恕尚有辨欵頗繁容續呈

禮書

恭惟親家先生高擅文章、不獨負青雲之器、夙敦道義、尤雅許素心之人、某違越故園、棲遲茂苑、受一塵而環堵、合四海以爲家、冢嗣旣睽、女郎亦嫁、獨將妾絡秀、爰及阿奴、真對影而成三冀、及髻而求匹、用存一線、永此百年、方慚薄祚之難攀、何意俯從之遽及、謹陳不腆、肅締初盟、豈敢云羔雁之儀、真已成妻孥之托、自今已往、尚子望五岳而可以長游、倘附高名、朱陳合一圖而庶幾再繪。

送潘禮部歸新昌詩啟

伏以向在南都奉厠執鞭之列，近來北地，彌興扣閣之懷。雖吐握之方殷，顧趨趨而未敢。茲者辭榮之會，仰德尤深。悵攀鳳之終，垂庸歌驪以爲獻。眷言瞻戀，無任踟躕。

劉荅呂書

呂閣老之次子石阡知府繼娶於劉

恭惟某官世承青胄，耦稱齊大。以傳芳德，重黃扉岳。爲呂侯而鍾秀，次公五馬共羨麟駒。之子維鳩，斯宜鳳匹。顧寒生之弱息，充君子之好逑。即使朱陳難陪，王謝松蘿誤及。箕帚爲慚，所奉小役大賢。私吉嬪吳，而非絕物。自諒萬無一及，豈知嫁女而勝吾家。賜簡光闕，承筐充戶。借瓊瑤而仰答，捧金玉以艱酬。

張閣下啟

伏以廊廟元公，式勤寅亮。江湖小吏，竊被春工。卽如燔木之無知，亦固欣榮之大化。叩閣似瀆，斷掃無私。恭惟相公閣下，南岳儲精。北辰近拱，進賢才而退不肖。天下咸服其公，先教化而後簿書。士類勉知所向，盟心奉教。每苦愚蒙，擢髮籌愆。尚蒙涵育，三吳甲郡。仍叨別駕之榮，千里寸心實切。台垣之戀，兼茲提聞。

雙鳳美濟八元，謂當馳賀於公庭，微效得人之深慶。則又以斯須芹曝，恐莫贖唐突之嫌。然旣而再四躊躇，乃自棄門墻之外，謹用三加薰沐，百拜緘函，恭詢萬福之綏，遙馳定省，翹仰九天之上，倍渴瞻依。

慈谿沈聘條姚孫書

伏承某官以第幾位，令愛許聘某第幾男，某謹用遺聘者，言念忠孝傳家，遡靈椿而再世，詩書衍澤，紛寶樹之三株，紆玉拖金，聯班伯仲，宣文耀武，共獎家邦。因推舜水之諸孫，不讓虞廷之八凱，一爲李御，已曰殊榮，况涉葭依，寧非踰分，而某於尊親家左右，慚非金斷，乃志切於祭龍，及此玉昆，又駢叨於附驥，矧寒門之距高閭，旣帶海而且襟，江雞鳴犬吠，相聞蛤美魚味，共有猥籍，此以爲芹曝，乃惡馬而敢攀，接獲奉尊俞，豈勝感荷，敬陳不腆，伏冀包容。

季聘瓊州唐書

言念四瀆所歸，莫勝南海五嶺以外，尤數瓊邦，惟其爲汪洋浩蕩之區，是以多豪傑偉奇之產，於貴門之所值，尤覺獨鍾，故闔郡之見推，其許絕盛，先太翁清

朝柱石、婉美文莊、尊親家、巨浸鷗鵬、追芳跨竈、纔觀
上國、便作客卿、覽宮闕、而賦燕京、悅山水、而寓吳會、
攜家子、美舟中、咏敲針、畫紙之詩、有女雲英、橋畔合
乞茗、呼漿之事、某姪某、得攀仙侶、幸此天緣、誰云萬
里之遙、遽訂百年之契、矧以兩弟之鑿宅、俱爲壬戌
榜中之人、于今、今愛之稱名、僭有姑侄、年家之雅、預
卜當歸時、而相與、益知藹和氣、於一團、四海弟兄、萍
水何限、一脉道義、滋味自長、敬簡良辰、爰通嘉締、肅
遣儀而告廟、諒先靈之解頤、敬再拜以臨緘、冀台尊
之俯領

疏

雲深菴募

越王呼雲深菴者、勾踐飲馬、旣著雄圖、毆兜蛻蟬、復
留道跡、盡峰巒於雲表、襟江海以如裾、猿雀爲家、龍
天在座、覩茲絕勝、爰助沙門、通者僧衆、雲從檀越、星
集捧華、嚴而作禮、數一字則拜、一字多如恒河之沙、
羣寶筏以隨流、望萬里期於萬里、諒登覺海之岍、願
衣鉢之涼薄、齋飯何供、希輻輳之因緣、舍施有主、隨

心拋擲集衆果以成林有福承擔劈細流而皆潤豈
日妄要實爲至理發心諸德請次尊名

徐文長逸稿卷之二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二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王思任季重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詩餘

調鷓鴣天聞張子蓋捷報呈學使公 有草

側聞勝事便擬隨俗稱慶念無可致羔雁者

得報之夕喜而浮太白者五製詞者二敬書

以充

試選蛾眉幾許長。纖纖侵入鬢雲黃。天邊奪得初三

月鏡裏描來第一雙。真國色好，天香，按排枕席待
君王。越溪多少蓮舟女，老却朱顏，不嫁郎。

措大那禁醉，一場猛拚，典却破衣裳，非關雙眼看人

做。古語云兩隻眼，看人做官。自勝千金許，贈將因好事，累麤觴。

斷鴻數點在斜陽，欲呼細問長安事，爭帶泥金幾處
忙。

繼聞 廷對之捷復製賀新郎一闕

真聖主，龍目握新符，策士臨軒，兩科收錄，暗卜今

年誰最好，剛得齊賢名族，親認取青宮叮囑，今日馬

啼催宴去，記宮袍有領，偏淡綠，特賜與澆醞醪，男

見到此平生足，却惹起愁人一醉，消他萬斛手，取塵

冠，彈欲碎，不爲要君推轂，正沈吟斷虹生北，却似有

情相照映，奈無言難與傳，心腹幾時更談夜燭。

徐文長逸稿卷十二終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三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王思任季重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論

治氣治心 二論一論養一論機頗明兵要

論將者多以勇目將故論將之氣也主於鼓而論將之心也主於敢與決未嘗以治言也愚以爲此特將之粗者耳非精也將亦人耳豈其氣與心獨異於人哉氣時時而鼓之使其踴躍震蕩而不寧心時時而

敢且決之、使習於猛戾奮迅、而無所止息、彼方以爲
以攻則取、以戰則勝、以先登則有所恃而不恐也、而
不知以踴躍震蕩之逆、而乘之以猛戾奮迅之粗、心
與氣不相得、而機與事相迷、吾且憂其明者昏、澄者
搖、見利而不知害、甚至於當避而反趨之、即使僥倖
於一時一事、取捷一兩陣之間、于至昏極懦之手、而
不思驚一而蹶九、廢千萬而存十一、皆此踴躍震蕩
之氣、與猛戾奮迅之心、以階之也、然則將之氣、其可
以鼓而狃、將之心、其可以敢且決、而終逞之以得志
也哉、嗟、夫、心、水、也、氣、波、也、鼓、且、決、者、其、風、也、鼓、且、決、
而、至、震、蕩、且、奮、迅、者、風、之、極、也、而、敗、焉、者、其、溺、也、故
欲、止、其、波、澄、其、水、莫、若、去、其、風、欲、斥、其、氣、之、鼓、與、其
心、之、敢、決、莫、若、易、之、以、治、秦、舞、陽、十、三、而、殺、人、人、側
目、不、敢、忤、此、其、氣、何、氣、而、心、何、心、耶、及、至、秦、庭、而、震
且、掉、焉、子、房、跪、履、於、老、人、至、於、盡、折、其、氣、與、心、而、後
許、之、曰、孺、子、可、教、也、然、舞、陽、卒、裂、於、秦、庭、而、良、乃、卒
收、其、功、於、天、下、此、不、可、以、觀、治、與、不、治、之、効、耶、故、利
有、所、不、動、害、有、所、不、避、欲、有、所、不、可、投、猝、然、有、所、不

可驚勃然有所不可怒力拔山勇蓋世而有所不可用此幾於治氣治心之說歟而猶未也何也此猶以効言也凡人之情養之於閒則始可期於粹鍊之於緩則始可責其効於臨時夫以七尺軀殼之中克塞之物與吾一寸之靈素不相知而不相得也平居荒其養而鹵莽其鍊一旦有事而使之而期之辟之豪奴之於乍主孰聽之而孰從之哉古之將多矣無不治其氣與心而其治氣與心無不養之於閒而始責期於粹鍊之於緩而始求其効於臨時太公不將乎效在紂也而辨幾微於敬怠是其治氣與治心者然也素也未聞其以鼓而治氣以敢決而治心以襲而得之也伊尹不將乎効在桀也而審取予之義否是其治氣與治心者然也素也未聞其以鼓而治氣以敢決而治心以襲而得之也孔子聖於將而姑試以將者也效在於隳三都誅萊人也其治氣與治心者曰臨事懼好謀成也素也未聞其以鼓且決以襲而得也孟子儒於將能將而未嘗將者也其欲躋齊宣而王之也猶反手此非將之效而何效乎至於盡授

其訣於公孫丑則特有善養氣與不動心二三言耳
孰謂養氣者非將之治氣而所以致其心之不動焉
者非將之治心耶而又可以旦夕爲耶而黜與施舍
此二人者又鼓氣之尤而敢決其心者之首鼓於一
時而敢於一旦者之魁也而孟子痛非之則治氣之
果不在於鼓而治心之果不在於敢且決又不在於
襲而取之也益明矣彼孟子者方且孺其服士其冠
緩其帶安其履委委跼跼進而與齊梁之君談道而
論德退而與其徒學孔而希周明而以對於人幽而
以謹於獨辨事之非義而決不敢妄於一行辨人之
非辜而決不敢妄於一殺其致密於一塵一芥之微
者旣如此而其晝夜之所從事乃在於助與忘帥與
充至與次蹶與趨得於言與不得於言握苗與不耘
苗者也而非有他也研其幾於有無之間而致其謹
於鬼神所不得窺之際視其氣息之柔若屬纊而欲
絕而心之澄且燭也若淵之未瀾而旭之始登以至
於枉直辨義利明則大者塞於天地然後機之敏而
斷也若舍括而胆之所向而所決也雖百責育於吾

前而無所用其勇也、然後敢開口而決之曰、齊可、王而王、可反手也、蓋爲將者之氣與心、必至此而後可以言治、而治氣與心、必如此而後可以盡將之道、而無遺噫、此誠未易以言也、古之言將者、儒與將一也、儒與將一、故治氣與治心一也、今之言將者、儒與將二也、儒與將二、故治氣與治心、鼓且決者以屬之將、而不鼓且決者、以屬之儒也、惜也以孫子之才、其於心與氣也、能知治之矣、而不知一之也、何也、心主氣、氣從心一也、言治氣則不必贅、以心言治心則不必贅、以氣而孫子並言之、並治之、非吾儒之道也、且夫避其銳氣、擊其惰歸者、此審彼之氣也、而孫子以爲治氣、以治待亂、以靜待譁者、此審心之候也、而孫子以爲治心、此又不知其何說也、惜也、

用兵之妙、機而已矣、其機之未可也、不先設以待其機之既可也、不後時而失、夫兵貴廟算、豈有不可先設者哉、抑不知兵有可以先設者、亦有不可以先設者、審時勢之順逆、察地形之險易、量進取之先後、擇將帥之賢否、料儲蓄之多寡、知士卒之強弱、閱器械

之利鈍、以爲攻守之具、此可以先設者也、何者、天下之大勢、自有一定而不可違、而吾之謀議、劑量既明、亦自一定而不可易、雖利害互形、成敗迭見、而必不可以更途而易轍者也、故曰可以先設也、至於與敵相守相攻之間、虛實饑飽、勞逸強弱之異其情、而天時地利、人情之異其變、或以虛而爲實、或以實而爲虛、或以饑而爲飽、或以飽而爲饑、或以逸而爲勞、或以勞而爲逸、或以強而爲弱、或以弱而爲強、而乘之以天時、乘之以地利、而以出其人情之不可測、則是敵之變化而不常者也、而胡取於先設爲哉、是故惟因之敵而已矣、故敵方虛也、而胡爲乎實也、是敵之變化也、吾前避彼之實、而擊彼之虛也、因其變化、而吾亦變化之以取勝也、敵方實也、而胡爲乎虛也、是敵之變化也、吾且擊彼之虛、而避彼之實也、因其變化、而吾亦變化之以取勝也、甚至於敵本實也、而果示之以實、以爲吾方且定其虛也、而誘吾之擊也、敵本虛也、而果示之以虛、以爲吾方且疑其實也、而本吾之不擊也、虛而實之、實而虛之、虛而虛之、實而實

之以至凡所謂饑飽勞逸強弱之類莫不皆然是敵
之爲變化也無窮而吾之所以因而應之也亦無窮
噫豈特吾之應之而已哉將敵之所以應吾之變化
者又益無窮也而吾之所以因之者又何如而可使
之窮耶呼吸往來如風雨雷電交發而不可測而生
生不已如環之無端將旣見其形而爲之勢也猶恐
其或失也而况豫信其成心而執爲之勢以待其不
可度之形哉噫未有物之輕重而徒推移於空衡之
上其低昂必不足信矣莊周之言物化曰久竹生青

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反入於幾萬物皆出
於幾皆入於幾夫方其久竹也安知其爲青寧方其
青寧也安知其爲程又安知其程而馬馬而人也此
物之變化也出於幾入於幾者然也兵亦如是也故
彼方虛也而吾將制之以吾之實也又安知彼不化
虛而能爲實也及吾之避其實也又安知彼不化實
而偶墮於虛也或如此或如彼此兵之變化也亦皆
出於幾入於幾者也故曰不可以先設也惟不可以
先設也故因於敵因故勝矣夫物有化也兵亦有化

也取勝不難知化難也故曰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也

論五行生成之數 有疇識可參

奇數陽耦數陰天一三五七九地二四六八十故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猶言天以陽生水地以陰成水也一二非有多寡生成非有先後也餘四又竝如此只是明一陰一陽之謂道耳天奇數凡五地耦數亦五如兩家各掌五籌然天既從第一數起則地自當以第六當第一數起矣六卽一也天之五奇皆一陽也

地之五耦皆一陰也天與地所生所成之陰陽停勻平等無毫髮之差者也今以數成文故有自一至十之殊耳 愚嘗謂地不可與天對又不可分做兩

箇天地安能生五行水亦地也地又安能以六與天之一生水蓋天與地如一雷泥沙相和之水然澄之而清在下便是天之地清者在上便是地之天又如人相似郭廓爲衛氣所克周者卽天五藏爲營脉之所藏而遠者卽地本一身也故玄門用彼者愚嘗用此駁之云爾家務長生不過效法天地耳卽用彼安

見有此雄天外尋一雌天以助其長久者也。水只是地之類，凡有質者皆屬地也。海際天，故始成地之大，不然只一塊硬地，直天中一粒豆耳。天地五行都靠那一件無形之物生成，而今日天一生水，地六成之，語似有漏，天地二字與一六二字只作陰陽二字者，猶之可也。然纔說陰陽，便以屬氣矣，非無形之物矣。天一與地六合爲七，苟除却五，則天與地正各得一矣，適停勻矣。凡四行之生成之數，竝如此一行之數，除五而數之，則所剩之數亦各各如此停勻，而五數屬土，四行莫不稟之而成，蓋天與地適其半，借輕重之銖兩以明之，則如各具一分五釐也。苟知此，則雖謂地二成火，天一生火，可也。此下四行俱以一與二爲生之成之可也。作者欲盡自一至十之數，故如此錯文，以就河圖洛書耳。

河圖北數一與六，水生成也。南數二與七，火生成也。東數三與八，木生成也。西數四與九，金生成也。中數五與十，土生成也。使如愚前所云除五而算之，則各停勻也。

洛書一六共一方隅水也二七共一方隅火也三八共一方隅木也四九共一方隅金也而五居中位除却中位之五則四方之陽數與四隅之陰數七與三并一與九并各得十五其他各得十五故此自見亦各停勻也 天地二字只作陰陽解此要旨土字亦只作中和解冲氣解 五行並因一太極而有其所謂生成一時皆了而亦莫測其何始何終如分摘一行而言雖單謂之曰生可也單謂之成亦可也如後來所云木生火等不過據有形質之後而爲又耳非先天混一之玄化也且如天與地分而有形之後其以一生水也作何形狀功用漸次以生之以六成水又作何形狀功用漸次以成之而天地兩家其一家分半以生一家分半以成又作何形狀功用漸次及取料辨材於何所耶皆不通之甚者也

軍中但聞將軍令論

古之善爲將者使士卒畏已而不畏敵而古之善將將者使士卒畏將而不畏已夫人之情莫不樂生而惡死而其驅而之敵也則固十死而一生欲其不畏

敵也。既已甚難矣，而兵又不可以嘗試而爲之者，則其士卒之畏敵與否，固無由而前知之也。善爲將者，于此不得不有所假以試之矣。軍中但聞將軍令，而置天子之詔于不聞，亞夫之卒，其真不畏敵者哉。何則？古之爲將者，以爲吾將馭人于死地，必使之易敵，而後可以決勝畏敵之罰。吾固有令以申之于前，有法以齊之于後矣。然士之于敵，不可以嘗試而爲，其畏之與否，不可以先事而知，又如此也。然而人之情，易趨于其所尊貴，而法之行，亦易撓于其所尊貴。于是借尊貴之望，以試吾法，而尊貴者莫若天子。吾法之所在，使吾一介之士，不得以聽諸天子，而天子以萬乘之尊，不得以搖吾之一言，奪其情于人之所異趨者，必行其法于人之所易搖者。蓋于此而士之畏敵與否，可以試而知之矣。嗟夫，士之所以畏敵而走者，以其能殺我也。而天子則固能生殺人者也。宣將軍之令，以與天子抗于平居無事之時，謂不能奉將軍之令，以與敵人成于白刃交飛之際哉。蓋嘗聞冒頓之治兵，以方其父單于謀殺頓而立其愛子也。頓

乃令騎射者隨鳴鏑所向，其後以鳴鏑試射其善馬，愛妾而不射者，輒斬之。卒以此術殺單于及其母弟，與大臣，取單于之國，如反掌。夫冒頓之士，不畏其所愛之妾也，而何有于父？不有其父也，而何有于諸人？然而父不可得而試也，而以試諸其愛妾，知士卒之不畏吾愛妾矣，而後用之于父，可決也。殺其父以奪弟之國，冒頓于子，則非孝矣。試諸其妾，而使人必殺其父而無阻，冒頓之于治兵，固善將者之所不遺乎。雖然，冒頓固嘗殺其不射馬者矣，又嘗殺其不射妾矣。臣夫起倉卒，承片牘，提一旅之軍，以屯于細柳之上，未聞其置人于法，以明已之罰，而其士卒一旦與天子抗而不顧，此其故何哉？兵法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豈其受命之時，忠誠慷慨，義形于詞，如古所謂一言之發，而三軍有挾纊之溫，遂足以輕其效命耶？又不然，其將革其心志，愚其耳目，如徒木立信者之所爲，亦未可知也。其平時無以激人之心，堅人之信，而欲奪人之素所趨向，而卒犯其難，世寧有是理哉？雖然，爲將

者使士卒畏已而不畏敵也。易爲君者使士卒畏將而不畏已也。難。蓋使士卒畏已。有才者類能辦之。而聽士卒畏將。非濶達而大節者不能也。是故有文帝之寬。斯足以成亞夫之嚴。不然。則軍中固不知有天子之詔矣。走一使而奪之符。亞夫其可諉以不知耶。志有之。將能而君不御者。勝信矣。

策

問孔子有言。我戰則克。又曰好謀而成。兵固非儒者之所宜獨廢也。迨于後世。其說始煩。然而最要而簡者。莫如孫子十三篇。而十三篇中最要而簡者。形勢兩篇舉之矣。今其論形。則曰決積水于千仞之谿。論勢。則曰轉圓石于千仞之山。夫千仞之谿。山其高遠等耳。而一爲決水。則以喻形。一爲轉石。則以喻勢。如其旨同也。則亦衍文贅語焉耳。而胡取于孫子。不然。則必有微機獨旨。深有得于形自形。勢自勢。其功雖互相爲用。而自有截然不相干者。存乎其間。此正所謂要而簡者也。而其可以不講乎。始計篇論爲將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而軍形篇。則曰善戰者無智名。

無勇功、軍形篇論戰曰勝可知而不可爲、而虛實篇則又曰勝可爲也、言實相背矣、孫子書數千言耳、言兵者舉莫出其上、至其以身用之于吳、其成功十不逾書之一于行、又相違矣、凡此皆不可以不講、爾諸士子必有悉其所以然者、願毋隱、

古人之言、固有似同而實異者、亦有似異而實同者、學者讀其書、會其意、斯可以用其言、苟徒尼其言、窒其用、則不如無書之爲愈也、若夫論其言于今日、則是考其行于他日、則非君子慎察其所言、果非空虛而無實、則必其所處之地、與所遇之時、不足以副其言、而亦非言之爲過也、世之論兵者多矣、察其言非空虛而無實者、莫如孫子、然而異同之間、固不能無疑于君子矣、而其最可疑者、則明間所舉形勢之類是也、夫兵形與勢義至異也、千仞之谿、與千仞之山、說至同也、前一爲決水、則以喻形、一爲轉石、則以喻勢、是以至異之義、而淆之以至同之說、即使藝文之士、無益于實用、猶知避之、而謂孫子爲之哉、噫、蓋亦就孫子之書而求之乎、其言曰、兵形象水、水因地而

制流兵因敵而制勝。又曰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曠弩，節如發機。故直斜險易，通塞廣狹，千仞之谿，所以形水者也。而谿直則水直，紆則水紆，險則水湍，湯則水注，通塞廣狹，無不皆然。誠如是，則是水之形非自爲形也。因谿之形而形之者也。故形者誤敵之具也。形必示敵以所可見，所可見者形也。故決積水于千仞之谿，不曰勢而曰形。至于勢，則吾之所以使衆之權也。李牧飽士，士猛思決，韓信背水，人自灰戰，鄧艾過險，卒無還心，田單誤燕，劓掘含憤，事雖不同。

同歸于奮，非所謂曠弩發機。欲止之而不可得乎？止之而不可得者，勢也。故勢者使衆之權也。勢必制衆以所必趨。故轉圜石于千仞之山，不曰形而曰勢。由此言之，其言非似同而實異乎？然必設形以誤敵，于形者有可乘之機，而後置衆于必趨之勢者，始不至于空發而無益。則形與勢其爲用雖異，而實則同矣。他如曰智曰信曰仁曰勇曰嚴，以論爲將之常道耳。而善戰者立于不敗之地，而必乘敵之所易敗，惟其易之甚也。故辟如舉秋毫不爲力，見日月不爲明也。

蓋其所勝者勝其易勝者也故無智名無勇功武王以三百當紂十萬之師而前途爲之倒戈者此也使有智名有勇功則必勝敵于難矣深人敢戰衛霍之聲稱滿天下而漢之士馬物故大略與匈奴相當不遂幾于不振乎于論將則求于難故貴智貴勇于取勝則求于易故不貴智不貴勇也又其他若所謂勝不可爲者言不能爲之于敵也勝可爲者言能爲之于已也爲之于已以待敵之可勝雖不能爲勝于敵而自不害其爲勝矣凡此非所謂其言似異而實同

者乎夫以孫子之言若此其要眇而無言大而各適於用也至其親以自試之于吳曾不知巫臣公子光之一奮迨于入郢之役則又多出于子胥夫槩之謀也故馬遷敘記入郢止曰孫子預有勞焉而不著其事由此觀之豈孫子之言真不適于用乎夫世固有空言而無實者而以加于孫子則不可也蓋嘗觀其始見闔閭卽斬其宮嬪以示兵法之可用闔閭止之而不得欲下觀之而不敢意者當斯時也闔閭必已短其爲人矣故其用之爲將必且制之而使不得

專小之而使不得遂也。是以卒無成功。是故雖有資
育。授之以快所。不能施其勇也。雖有師曠。撫之以土
缶。不能布其音也。愚故曰。苟言是而行非。君子慎察
其所言。非空虛而無實。則必其所遇之非時。而非言
之爲過也。謹對。

徐文長逸稿卷十三

終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四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王思任季重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序

呂山人詩序

呂山人刺續稿成。使其弟尚賓持送予。使論序。山人

詩固多。而不多刻。予卽此得比附分類之。若艾如張

法

君馬黃豔歌。何嘗行。雖用古題。而意藏不曉者。不諭

標格。往時數論矣。且觀者各有品。亦不論。大隄曲子

夜歌白苧詞陽春曲採蓮及歌寄衣美人行春女詞

皆寫婦人女兒惜別懷春雖古忠臣愛君賢哲遭棄

置間於此發婉變不舍然曲終奏雅風賦且不免所

可取者道人意中語非子其誰善哉行隴頭水弔梅

花行路難嗟哉日行惜年華多感慨於及時追樂吾

讀之淚下也至任野性傲睨一世則有長歌行感寓

夏夜溪堂和謫仙等篇在然門有萬里客白馬篇將

軍行關山月諸章又氣跌宕思功名何哉其擬古樂

府十六章又慨古事或政不平失機會或人臧否而

已短長之若恨不身為者又何哉詠美人走馬予亦

有數作寄山人其詞曰西北誰家婦雄才似木蘭一

朝馳大道幾日隘長安紅失裙藏盤塵生襪打鞍當

壚無不可轉戰諒非難又曰金鞍七寶敲玉手控青

絲人馬才相得風雲氣本奇勢輕香易墮樣巧影難

為馳罷雄心在何曾斂翠眉又曰尺錦即成粧當眉

縮結方須與撒身手馳驟蹴風霜簷影千門亂街心

一帶長忽逢游冶子繫馬問家鄉今讀山人說人馬

更剽健予不及也山人詩古者做漢魏最近亦唐人

...

知之其沈者若隱逸浮者氣槩人亦知之至山人抱
奇才、有深計、雄視思任、不得效尺寸而抑在山間、此
虎豹而麋鹿之人、或未知也、故其詩聲、有前數者、觀
差哉日行、其大要也、往閱其尊君中山翁續稿、中題
虞圖、有日咆嘯山谷、金波羅壯士、腰間金僕姑、攘臂
開顏、一笑發、驚看猛手、如烹雛、狂湍正闖中原藩、
天子取用當天關、胡兒不知射虎手、一箭人馬俱傾
翻、如、此、結、構、奇、而、合、丈夫有才不得試、葛巾空老青林間、亦此意

呂氏詩集序

昔人論詩者、謂詩本於地、豈不諒哉、其言乎、略而校
之、如陝蜀之雄剛、中原之博大、江以南之芳華、真有
不可強而齊者、而一道之與一郡、一郡之與一邑、與
一邑之與一鄉、則又辟諸一鼎之牲、其味同矣、而尻
靡脾嚙之間、腴瘠、雋否、固又自雜、徵於齒頰、而不可
亂、使易牙遇之、亦猶辨黑白而數一二者矣、浙之山
川、莫勝於會稽、而會稽猶莫勝於剡、人生其間、往往
美秀不群、而尤雋者、道德事功之外、遂以文與詩鳴
於鄉、播於方域、蓋所稱一鼎之脾嚙矣、而某翁爲之

雄嘗讀翁詩其爲味也芳而烈潤而不濃間出異奇
又辛脆而未嘗襲合吻而咀之使人舌津而爽喉賦
而有餘清不終篇而腹已果然矣由斯以談地非刻
則不能釀以生公刻非公又何以益彰刻也已而翁
之伯子兵書公鐫翁詩夫兵書公某先子辛卯輩也
叨世教久矣鐫成而授簡於不敏某至謬命以序某
喟然曰兵書公位元臣爲國家作股肱維柱者二十
年奠夷荒萬里外其授之政也奚止於達使於四方
也奚止以專對是其效也固由公之善誦詩也儻亦
由其翁獨立於庭公趨而過之之訓乎故於序詩也
而并及之亦使讀翁詩者毋專以詩視翁也

鄙績溪和詩序

今之、和人之詩者、非欲以凌而壓之、則且求跋而及
之、未必凌且壓跋且及也、而勝心一起、所得者少而
所失者多矣、古之和詩其多莫如蘇文忠公在惠州
時和淵明之作、今味其詞皆泛泛議論今若臨悠悠兮若
萍之適相遭、蓋不求以勝人而求以自適其趣而不
知者、誤較其工拙是猶兩人本揖讓未有爭也而眩

者曰彼拳勝此肘負不亦可笑矣乎。鄙君之簿績也。取蘇文定公之詩而和之，多至百四十餘首，其數幾及文忠公之於淵明，其嬉遊傲睨而不屑屑於工拙亦猶文忠公之於淵明也。蓋君之所負者，大不得其大而試於小，此所以不免於嗚嗚而負屑屑於工拙則適以成其小矣。而豈君之意哉？校君詩者不識解此意否？有不解君當自解之也。

贈徐某保州幕序

古凡幕職至重，而尤重者，戎之幕。何者？幕掌文書，主畫諾，以代勞，宜力於堂之長，而戎之堂則輜鈐機務，與賓客酌酢，饜至而雨集，其務繁而握愈重，非幕以代之，事鮮辦，代之而不得其人，則雖辦矣，而未必理。而今保州後衛，則邊紫塞，星列以備胡，護畿甸，尤戎署之至要者也。若是而爲之幕者，又何以常幕視哉？雖然，乃今之幕，則異於古之幕矣。古之幕者，幕任其勞而長處其逸，故選必以才，而才亦得以自見。今之幕者，長兼其細，而幕處其閒，故選未必才。卽才者亦不得以自見，惟不得以自見而高者居之，則若素卑。

者居之則若營矣。予以爲卑者無容以言。而高者亦未爲得也。夫高至於聖止矣。聖至於孔子亦無以加矣。孔子爲司寇攝相事。則卻萊人誅少正卯。而當其爲委吏乘田。未聞其卑會計牛羊而不講也。故道龍蛇而已。伸之則千仞。屈之則尋丈。何施而不可哉。予嘗以是論序官者之常。而茲者予戚徐君之以名法序官而得衛幕也。諸戚黨折予言以贈君行。君亦諗其爲才者也。而幕亦便於以才自見之官。特以今之幕異於古。恐負其高視之。若棄耳。予故以孔子之道告之。夫道亦何常。其示人有舉全體者。亦有舉一節者。吾告徐君以孔子亦舉其一節而已矣。君勉之哉。他日刻書報紫塞金臺間。賢幕者必君而非他也。

葉母錢膺表序

序

鄉解葉公歿之某年。其配錢夫人齒方二十有五。其子長公今爲工部者。生方七年耳。夫人抱工部而泣曰。成父志者其在是乎。越二紀又三。而工部果以文高成進士。得主事營繕。未幾奉命役東海。過其廬。而夫人自哭鄉解至於今。蓋年五十有五。於法得旌。

有司以聞。詔下坊於里。題曰節孝。賀者踵至。予於鄉解兄常德公同第於丙辰。而常德始者。又聘予女婦其子。故賀者來以言屬。蓋夫人之事舅若姑也。舅疾亟。嘗以股愈之。姑盲。又舐而復視。孀三十年。以禮自閑。無一髮瑕可指。又教其子成進士。爲郎而賢。人皆曰。郎真不負乃母。此其於婦道亦既甚全。而取效亦甚盛矣。上而蒙被國旌。下而爲衆所光羨。當世世在人口。殆非過也。是宜賀。雖然。世有窮筭子耳。能自完其節于身矣。而不能必其貴于子。則議得之矣。而旌未必不失。或能必其貴於子矣。而貴者未必賢。則旌可得矣。而議未必不失。斯二者得則殊矣。而失則同也。今夫人之於節也。不特完於其身。又能必其貴於子矣。又能必其賢於身。夫一能者節也。夫人之所能。而二必者。子之貴與賢也。夫人能盡必之耶。蓋天有獨厚者存焉耳。夫獨厚於其始。則必不薄於其終。知所厚在天。則必不自居於工部之賢。將有與貴而俱隆者在他日矣。噫。彼始所稱父之志。而抱以泣者。意者其在於斯乎。於賀益宜。

再刻某君時義序 學柳

天下有常物有不常之物、而買之於物也、有所貴在、
售者有所貴不在售、而在知者、魚鹽醴粟、羽毛齒革、
登俎豆、資民生者、此物之常也、售之則已、不求其知、
也、而亦無俟於知、賈胡入山而得靺鞨、至股以藏之、
泛海而遇龍皮客、彼有是者不知也、既重直以買之、
將別、必告其爲龍也、且及所用之故而後去、此其不
貴彼之售、而自貴其知、苟不知而徒售、卽賈胡值重
質剖股、而出其靺鞨、以與人、未免惘惘、然有投非其
主之恨、由是以觀、可以明非常之物、所貴不在售、而
在知、苟弗知、寧弗售也、吾兄子吏部某之於經義、賈
胡所股而藏之之物也、早歲一市於通衢、通衢售矣、
再示於大都、大都售矣、予嘗與吏部之弟某、稍取其
售餘而輶積者若干篇、付梓以傳、其人願往往值龍
皮客得之、而不知其爲何物、且弗寶也、以爲恨、及是
吏部偶取、昨秋比題把髻、以哦咄、惜而了、夫吏部售
矣、願復爲此者、豈所爲不貴售、而貴知者耶、予復命
諸梓、以再試於今、果皆昔之龍皮客也、則真靺鞨也、

苟群趨而售之、非棘鞞也。

草玄堂稿序

或問於予曰、詩可以盡儒乎、予曰古則然、今則否、曰然則儒可以盡詩乎、予曰今則否、古則然、請益、予曰古者儒與詩一、是故談理則爲儒、諧聲則爲詩、今者儒與詩二、是故談理者未必諧聲、諧聲者未必得於理、蓋自漢魏以來、至於唐之初晚、而其軌自別於古、儒者之所謂詩矣、曰然則孰優乎、曰理優、謂理可以兼詩、徒軌於詩者、未可以言理也、予爲是說久矣、暨之王仲鄺君始見予於薊門邸中、則以理衛道諸篇是也、旣而見也、則以詩此稿是也、予兩取而揆之、君非不足於詩者、而顧獨有餘於理、苟世之評君之詩者、徒律之以漢魏、則似不能無遺論於君、有深於儒與詩者、別作一觀、獨遡君於無聲之前、若所謂天籟自鳴之際、則漢魏唐季諸公、方將自失其軌、而視君之馳驟奔騰、蓋瞠乎其若後矣、君誠儒者也、而非區區詩人之流也、予先爲彼說以答、或人旣爲此說、以質於君、君呀然曰、吾師某某也、而私淑於新建之教

者公其知我哉予亦呀然相視而笑會有梓君之稿
命予序諸首遂書之

胡大叅集序

代

曩在嘉靖丙辰余奉命校諸道鄉貢士晚得今叅
政公胡君而喜曰是非近世舉子輩中人也蓋熟讀
西漢人文字而有得者及拆名君爲楚人以問於楚
之先達果然予益喜其後君以命召入歷禮曹郎
大夫又出而按察閩晉間並提督學校事所至靡不
以文顯而其故所列高等建陽李生曰有秋者一旦
抱君所爲古文若詩篇凡十卷來以序請曰將以付
諸梓予讀之則見其文猶故所品漢西京物也而詩
又不落近代往往爲晉魏間語予又益喜曰苟梓之
真足以名於一時而傳後世矣然予竊怪之今世爲
文章動言宗漢西京負董賈劉揚者滿天下至於詞
非屈宋唐景則掩卷而不顧及叩其所極致其於文
也求如賈生之通達國體一疏萬言無一字不寫其
骨膈者果滿天下矣乎或未必然也於詞也求如宋
玉之辨其風於蘭臺以感悟其主使異代之人聽之

猶足以興。亦果滿天下矣乎。亦或未必然也。夫言非
身有。則未免獵其近似。以要君。孟子謂言生於心而
發於政。苟無害於政。則亦任其獵。且要而已矣。惟其
害也。故不可以不辨。予向也。窺君之言。以至於今久
矣。君蓋身有之者也。其兩有事於學也。又率人者也。
率人而卒收其效。若李生固其一矣。自李生之外。又
復得數輩。若李生者。否耶。誠有之。他日可以言政矣。
贈成翁序 真在牝牡之外

予家吳甥某嘗以療幸侍。今長垣成公德之。比成公
從稽勳大夫叅議山東而封公。去年爲七十。甥壽之。
文尚虛也。至是來以屬。予謝曰。舅山人耳。慵且陋。甥
強之堅。予曰。舅賤無已。其代諸。甥曰。甥侍成公有日
矣。竊聞公之言。似不然也。予曰。奈封公何。甥曰。父子
者。居指習也。子不投父。以所不悅。舅何疑焉。予惟天
下之事。其在今日。鮮不僞者也。而文爲甚。舉人之一
身。其以僞而供五官百骸之奉者。鮮不重者也。而文
爲輕。何者。視必組織五色。僞矣。聽必淫哇五聲。僞矣。
食必脆臙五味。僞矣。推而至於凡身之所取以奉者。

靡不然否則且怫然逆故曰重至於文則一以爲筌
蹄一以爲羔雉故曰輕然而文也者將之以授於人
也從左佚而得之亦必取趙孟而名之故曰今天下
事鮮不僞者而文爲甚夫真者僞之反也故五味必
淡食斯真矣五聲必希聽斯真矣五色不華視斯真
矣凡人能真此三者推而至於他將未有不真者故
真也則不搖不搖則神凝神凝則壽舅山人也賤也
未嘗知公之爲銓與封君之爲封然而知封公之契
於真也遂亦因是而知封公之壽也曰舅未有素於
封公也何以知封公之契於真曰以甥適所云子習
父不欲僞於文者而知之也今夫知長人之長侏儒
之短奚必盡寸寸而校之尺尺而量之哉亦觀其一
節而已矣

贈戚畹錦衣陳君序

今錦衣陳君嘗授詩於予友楊君而陳君性旣警敏
又嗜學詩旣通名能舉子業矣輒以其餘治古人文
及詩文君若詩又治及予再至京師而君皆騎馬隨
蒼頭扶橐以餉釀醴市果澄湛甘好每致必先池園

夏清棹舟竟日出冊勸賦品盛廣和摩不越人意表
而酬酢曲雅綽中禮儀不見有厭倦之色夫以閭里
飲羊縮輅之夫一旦得志卽跨駿食肥目不知有長
老而君以上戚子挾累世之高華顧若此其雍雍郁
郁然也斯殆可以尋常啗中人目耶乃昨與楊君並
策一驢往西剎君憂也蒙面以素綃騎而過可以不
見辭乃免綃而下拱以俟予與楊君艱再躍鞭而過
之其後余以牘謝君君笑曰是何叟之栖栖也此則
與無忌下侯生者何異而彼忌者時則有求於生也
今君何爲者耶吾故與楊君言今而後吾乃知子之
陳君貴則今世廟感乃其致則古之信陵者儔也
信陵柄魏其效於用而著也如鼓巨颺吹一毛而今
之制則不爾然著不著無足爲君累抑予又聞之東
漢有樊儵者亦以戚而著其所著乃以經學得交海
內大儒並取以爲師友而丁恭則其所專師其後儵
竟以經顯所守公羊嚴氏春秋致門人三千人往往
有以其學至三公者吾意君不得爲信陵且必爲樊
儵第不識君所師楊君得如丁恭吾輩得如所稱大

儒與否。故於君新得。請襲爲錦衣。而衆以贈言。爲余也。不爲君。不得爲信陵。惜而直以君得爲樊。儵賀也。

闕篇序

通摹內篇彷彿夢幻因觸自是青藤

本色

古詩豈直三百哉。吾夫子於詩不要者。闕於史而疑於多聞而疑者。闕夷者。質孔子於華者。華者曰。吾夫子天之怯里馬赤也。夫怯里馬赤。譯史也。今吾遽遽然而管株株然。而古之人茫茫然。驅株株以譯茫茫。而祈其盡免於茫茫。則必不能盡免於茫茫。故善譯者莫吾夫子若。而吾夫子貴闕譯。夫闕詩者。則固闕彼人之闕者也。而闕史闕多聞者。非彼人之闕也。我莫奈其茫茫者。何而姑置之也。乃若我之闕。非置之謂也。仲山甫之謂也。而亦可以驅株株譯茫茫者。委乎。故闕者。月也。彼之闕。月之虛也。我之闕。月之食也。虛不得而代之盈。食不掩則人得而指之。指則鼓。鼓則馳。馳則走。走者救也。救者更也。故食而匿。則更之道不存。食而不匿。則更之道存。故月一也。闕有兩篇。一也。闕亦有兩。故余之命篇。一也。亦以兩。

彤管遺編序

詳記載評士林其欣然以喜惟恐身不爲之者必忠臣烈士奇節高蹈之流而其怫然以怒惟恐身或蹈之者必皆回邪儇媚忍垢恥而事二姓者之爲也欣然喜則於慕善也篤怫然怒則於絕惡也堅夫能使人絕惡而堅則夫回邪儇媚與夫忍垢恥而事二姓之徒固亦爲善者之資也其於載記可少哉吾友鄺子集彤管遺編教爲女者而作也其所集古諸女婦雖淫慝不廢其文然所次當淫慝雖貴妃亦不得與編戶貞靜者等是將使爲女者觀之怫然以怒惟恐其身或蹈之而益堅其絕惡也歟不然胡爲而亦存之也莊周曰厲之人生子夜半取火而視之惟恐其似已也然則是集也即使淫慝者觀之不亦反自愧哉而何況於不爲淫慝者之觀之也鄺子文茂而行芳吾信之久矣原其意蓋如此故爲之序其末

送金君之無錫序

舊制凡邑中盜賊其巡徼史實掌之以故史之署反劇於丞簿丞簿或職清戎或課督賦稅一事耳精散

則以其餘佐長吏聽斷以補其牧養之所不及然史雖劇其能而廉者或以劇而知名得遷轉反是則或以劇而敗而京師之邏盜寇也則多以屬錦衣異時邏者與掌書者相倚以爲吾則所謂盜寇者未必盡除而無辜者不勝其毒矣吾鄉

金君之以名法

掌記於錦衣也幾年矣人稱其平而廉及其以滿而課刑書於吏考也議又平次之得第二會無錫缺史遂以君名上詔可之君行有日鄉戚中宦且旅於京師者故事皆乞言以贈行而君之甥廣信公爲之

首圖於予予曰予不敏將何以贈金君之行哉亦告以錦衣之事與縣史之事而已矣夫縣之丞簿與史並人也主盜賊與主賦主戎主佐牧並事也今不問其人可否而徒易其事以冀其或稱此何以異於徂公之賦芋於徂也所云三四者並不能有多少於七也而徒改其時於朝莫之間其術亦窮而疎矣而金君之爲錦衣掌記及議刑於考也並以廉平稱而不知其他則今而之史也使其果職盜賊欺則必能如在錦衣時爲掌記者之不肯使其不果職盜賊而

佐牧於其長歟則必能如在考時對刑書者之不狂彼三四雖更矣朝莫雖眩矣而吾不迷於七者之常固在也君何施而不可哉何施而不可則亦何階而不可至哉噫吾知以是贈君而已矣

送張南陽序

代

今遷知南陽府張君者始爲進士時來觀政於營繕而予適爲郎中掌管繕當其時卽已知張君賢及君三仕爲縣歷某部郎大夫者凡若干年而掌管繕余則叨尚書實長其堂君之愿謹猶昔也至練且幹則倍進于昔矣予方賴君以相成而君之僚亦喜君之相爲羽翼也於是相與賢君亦莫不倍加於昔者至是君竟以賢補知南陽府將行諸僚竝戀君來告贈言於予而予亦自惜不能私君以竟其相成且不能無望於異日也則告之曰昨君之職也雖多大抵材其專職也君亦知夫材乎枳棘灌楚其最細者也可以藏鳩鷓供求棧而止耳樗櫟則其大者也然易敗無所用枌榆赤檉柘楛櫛椅有所用矣然猶小器也不中梁柱至于豫章也楸也栴也則梁柱器矣然其

始生至拱把與應園也。棖、柎、榘、構與車輪、擬耳。至歲
牛馬則明堂之梁柱已故。所貴於材者貴養也。君之
始而第於甲也。令也。曹郎也。曹郎而從大夫。從大夫
而大夫。異時而卿且公亦猶是也。噫此材也。其要亦
在乎養之而已矣。至於牧亦然。故始而縣也。是牧於
縣也。茲而府也。是牧於府也。異日而臺且省也。是牧
於鎮之郊也。畿之甸也。此牧也。其要亦在乎養之而
已矣。故渭川之叟之言漁也。有曰小可以侯。大則可
以伯。而再大則可以王。漁猶牧也。儻子未信予之言
材與牧也。亦未信叟之言漁乎。且君之牧之鄉也。南
陽也。南陽者邵與杜嘗牧之也。昔之人稱之曰邵吾
父也。杜吾母也。今之人稱之亦曰召南陽父也。杜南
陽母也。此養之之致也。子儻未必有意於予之所期
公與卿也。亦未必有意於召之父。杜之母乎。子果有
意於斯也。是足以慰予與諸僚贈言之意矣。

送陸刑部序

代

今世之拂衣於朝者。非有疾病冗傷。不可以支。則必
儼蹇不得志。而怒悻以逞。否則或負抱骯髒氣不能

抑斂不易與人群非此三者則必有所不合陰料其不可通而姑借引高以自善者也不然則必不言去卽言去亦未必堅且決苟有人焉不出於此四者而徒遽焉以言去言去而堅且決斯亦難矣矧自入仕以來有瑜德而無疵類未去無阻其進且推之去無聽其退者顧遽言去言去而堅且決斯不亦甚難矣哉此其人必養者素純矣而不出于激見者素定矣而不可奪如古所稱內重而輕外者不然曷克以臻此哉吾寅丈陸先生當嘉靖間以賢科教潼川其後繼知峽江青陽兩邑竝稱職薦者滿牘匣旣入刑部祠而祝之者滿故嘗所仕二鄉迨今秩再考矣勞益深名日益起中朝議及進用者必共指目君而君一日抱書伏闕下求去主上下其議吏部吏部無不訝且止之者顧君求去益力議始上聽其請乃卽署中拜君永州知府得橫金蓋黃以歸且曰用以嘉殊勞獎恬節夫以君之素行歷屨中外仕版間非吾前所云不出於四者未去而有所謂進且推去而無所謂聽且留之者耶而君願決於去如此雖以君

疏中語戀墳墓在萬里外，而其中之所素養而預定之者，固非疏中所能了，又非常情之所能測而窺，其可謂毅然大丈夫矣。矧自君之在署也，其廉靖以端，明於法而恕以行之也，真足以爲吾黨師耶。故吾黨屬言以贈君，卽如某不敏，不容以無言也。抑君之膺永州命也，乃孝廟時所擬得其人而加之者而未得者，且二百年是主上之懿典，而君之榮也甚大，尤不可無言以紀。

送董汝成尉永春序

董君汝成於予爲鄉戚，幼嘗學儒，中歲棄去，勉從事於他，以名法高等敘官，得永春史。明制縣大者具長與丞簿史凡四人，而小者則省其二，特長與史耳。夫以一巨縣而牧之者四其人，與一小縣而牧之者二其人，彼雖繁而理之者衆，此雖簡而理之者寡，則小縣亦大縣也。而今之制則又有一說焉。曩時長總牧丞簿主戎與餉史主邏盜賊，而今者以邏姦數也，主者易操縱，乃用丞簿職邏，至小縣牧止二人，則邏仍歸於史矣。夫不問其人之賢不肖，而徒易職以希

濟此何以異於取敗腐之琴以求音不更材而徒嘆其絃未
有能濟者也予觀汝成之爲人也其志堅其性篤而其才也
辨明於法而不苛協於儕輩而不圯是其於琴庶幾嶧山之
桐也卽令處大縣舍其選而佐長以牧也固宜有餘茲而處
小縣兼其選而佐長以牧也亦未見其不足也董君勉之哉然
予又嘗聞董君之先大父某公以儒應歲薦掌汀教有遺澤於
汀而今世之評仕者多右儒而左法汀永春鄰也君過之幸
思乃祖之遺善自愛夫評者安得而不右君哉

送石府公之兩淮鹽使序

代

鹽使之署無論幾所而兩淮爲特盛當洪永以至於今
改法者屢屢大約給邊費也召商以中商廬於邊募
耕手者耕邊田聚邊斂以輸於邊募虜小入商之黨各拒虜
毋煩官軍此上策也自洪永以至於今改舊法出新規毋慮
十百矣俱不得其要領餘鹽正鹽存積常股以至抑銀與商
今商買引之弊極矣皇明經濟錄諸疏若霍公輯某公某諸
疏可考也此鹽

之弊耳。鹽司諸所積歲，無論億萬掌之者，多以湮敗、噫、湮敗者固矣。今則知吾紹之府爲楚之石公，初知蘇以廉以強項，幾罷去。有知之者，特疏起以知吾紹。其廉不改於蘇，其食菽腐市物一不擾，強者斂跡，弱者鼓腹，府庫舊例多羨，公直令察視之，足不踰庫楹。古人云：廉者多刺，公廉而且恕也。茲諫官薦之，得兩淮鹽使。公意不往，予不敢探其衷。公之廉，匪特鹽使不能令染指，譬佛入寶山，不取一粒石子，人素諒之也。特取舊法，乞商占塞田自耕，而納粟如洪永，或亦當今救弊者所當急耶？乃公之去留，予不得而知之也。噫。

贈謝孝子序

會稽鰓池之有謝巨宗也，謝之宗有男子名鑿者，始爲其親宗人訟他人事於府，公不直，譴之。他宗人若里之長老，凡若干輩，並爲鑿詣府，共言鑿生而忠信業儒，其父死，免喪，涕淚痕時時積枕席，母疾療且禱，請代勿效，乃剖股冀以進時，則恍聞母呼鑿，鑿急趨，則母已進食飲，漸如故矣。其後母死，鑿過哀，遂病。

羸輒夜夜夢見其父母、顏面鑿疾互增減、恒視其父母色、憂喜以爲準、如是者七年、忽一夕更夢一人、若神人者、執牘呼鑿曰、憐若孝、爲增若齡、鑿驚寤、卽以告其姊、自此鑿疾亦漸差、鑿孝行委如前所言、生平無一短、今某訟之誠不直、蓋諸人爲謝孝子言之如此、於是府公爲覆其言於他所、果無謬、卒直鑿、命鑿起立、異日賜之茶、旌之扁曰割股之孝、於是宗若、長老若干輩、復來告予、將書予言以爲孝子慶、且用以風閭里、予惟孝至周文武二王止矣、二王之於親疾也、聞有憂色、饑不加履、不正衣不解帶、復則如初耳、未聞有割股也、雖然不愈於自肥其肉、而秦越瘠、視其親者耶、後世之事親、求如謝子、亦難其人哉、乃若夢人畀之齡、則絕類武王事、謝子布衣也、天之施報、知有孝子耳、寧論王不王、耶、府公直之事、優之禮、旌之門、亦知有孝子耳、寧論布衣不布衣、耶、噫、爲子者、可以鑒矣、

贈寧遠公序

大約與贈長公文同意

予過馬水口、李長公所、將歸爲文以贈長公、長公送

巡未卽許以受而意若有所懷者予始悟而訝曰寧遠公天下人稱名將軍今且以元勳食伯土於寧遠予慕想其爲人而以道遠不得一望見麾蓋承下風幸而得交其子知寧遠公比他人爲稍詳願以賤疎且嫌援上也而忍不敢爲一言以通區區亦過矣且人有大功於天下已則稍附於言者之末矣願以小嫌忍不通一言交其子而自外於其父非禮也長公聞之色爲改乃始許受予所賀已者某則再握筆以塵寧遠公曰寧遠公以文學起諸生結髮與匈奴大小百餘戰身幾死者亦不下十餘兒郎族屬若丁壯以兒子長養扼虎穿楊幕中稱百金士若是者數百人死匈奴手者又復居半視卒如嬰兒視貨財如土公私所宜入未嘗取一錢歸匣中而吮疽婚死待公粟米而後食者遍廝養糟櫪間用是卒破強虜數遠出數百里外虜其名酋夷其部落係累併收其生口積畜駝馬牛羊山積而丘委而匈奴卒亦相與鳥驚獸散數百里間不敢南向發一矢不幸猝遇公則有生色相戒鞭馬而馳惟恐後耳此則人人之所歆豔於公

而能爭詡以言者也。而不知公之出而振甲以從事，則爲虎羆，入而解甲于燕居，獨有孝弟以踐諸其躬，儀刑其子弟，而一日未嘗缺，則爲聖賢，事故其所相與持戟而共事者，皆親上死長之人，所謂可使制挺以撻秦楚，而又何有于匈奴也哉！夫道一也，某之賀長公者，旣嘗舉是以告之矣。今而塵于公舍，是復何以贅哉！夫制禮樂以佐王於內者，相也；援桴握綬以爲王營于外者，將也。獨周公能兼之，故得食于魯，至問其所以爲周公者，無他焉，孝弟而已矣。故觀于其撻伯禽而令視木葉者，可知也。今公卽未爲國家爲周公于內，乃爲于外矣。其食寧遠也，亦猶食魯也。然而舉公之食以語人，曰：公食寧遠以功也，則人人信之矣。曰：以孝弟也，人其信之哉！噫！此某之所汲汲于言，將使人知公之得食寧遠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

送潘光祿序

上海某先生以明經雄邑中，屢試弗偶，北學于國子，又弗偶，乃謁選得光祿監，未滿秩，一日忽奮曰：吾二

三伯氏在海濱且老矣與其翱翔于麋孰若與二三伯氏膾鱸菴菽飲酌而賦詩以從乎遂拂衣去去而與其兄尚書公若溫州府判公刑部大夫三先生以游日嬉嬉然只有友道耳不復知世間有軒冕事當是時送者滿朝觀而羨者滿路贈什而郊餞者若宵星其最著則刑部徐公之所爲文也人傳而誦之至今赫赫有餘感其子某君繼之亦以明經雄邑中屢試于鄉北學于國子亦弗偶乃亦謁選亦復得光祿監既滿秩一日亦忽奮曰吾父與二三從大人在海

濱且老矣與其翱翔于麋孰若與吾父暨二三從大人膾鱸菴菽飲酌而賦詩以奉乎亦遂拂衣去去則

亦當與其翁光祿公暨二三大人以游日嬉嬉然知

有孝道耳不復知世間有軒冕事然而擬送者亦滿

朝觀而羨者當亦滿路贈什而郊餞者當亦若宵星

獨諸寮之什言而餞則以屬予他日人誦而傳之赫

赫有餘感當亦不減某先生然豈爲予之言亦可誦

也而亦可以感之也哉雖然父篤于友而子殷于孝

用以決去就計重輕其事古今不易得事也其人古

今不易得人也。予言雖不足以誦而傳，不因事與人亦幸誦而傳之哉。

余孝子詩冊序

古今稱孝子事多屬母，至獨漉篇走馬引涉父矣。然皆酬父冤於死，非客迷而求以得之於生也。又不詳所以，故人亦不得咏而歌之。予讀容齋設錄，得番禺張介讀雙槐歲抄，得內黃史五常讀閩人余全椒某孝子傳，得休寧余君國諫此三孝子並父事，殆相似而史母授子以錢，錢得父，余母授子以鏡，鏡亦得父。

然史以錢得父於死，而余以鏡得父於生，余固幸勝史矣。張用已所作詩以悲父人讀而悲之，導之而竟得父於蜀，余用夢中神所告詩射中其隱以傳于人，讀而異之，導之而竟得父于楚，余又幸勝張矣。何者兩翁去家均也，而張翁以蜀語嫗，余翁漫往耳，已亦初不楚擬也。國諫所至，獎詠盈帙，至吾越亦如之，而張史兩孝子時咏者亦不少噫，直道而行，三代至於今猶一日耶。吾師所不免於譽者，殆此類也。雖然抑亦有交者焉，衛青不父鄭季而去病父霍仲孺。

青則無父爲去病則配母此於春秋烏能兩不背哉

按遼議建序代

府公盛翁一日爲會稽楊侯道按遼事稍及諸所議
建會稽請其草旣竟業喟訝計以傳遂剖奉入將下
雕坊而屬校且書于某某因得竟業復喟訝而言曰
蓋余讀少陵前後出塞曲而鏡古人禦虜之道焉其
曰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又曰已去漢月遠何時
築城還蓋道古明王賢帥於夷狄且不忍殺傷之故
惟取築城以制侵矧吾民乎哉獨奈何忍不城以障
之耶小雅朔方斯其徵矣後世饒事者在漢則蒲類
將軍充國唐則侍御史仁愿充國言燉煌至遼萬一
千百有餘里棄塞列隊吏卒數千人塹壘木樵校聯
不絕便于屯田仁愿則固請築三城相距朔方靈武
榆林之間各四百里烽候千三百所自是不敢踰山
而牧馬二臣之言竝足鑿也遼歲苦虜小入殺傷玩
緝者忘滴水之穿石阻創者忌曲突之逆耳而翁獨
慷慨請築塞垣以衛戴髮聖主下其議於廷報可
作遂舉垣以丈計爲萬者二十有奇費金以兩計爲

萬者十三有奇、臺以所計百四十有奇、自將吏卒徒
以至舂插甬釜、絢材米鹽蔬菽之細、視工爲差、霧屯
星集、不越朞而成、蓋奪漢人骸血、積聚於馬蹄秦駝
之背者、自此將不可以巧曆算、所謂月不足而歲有
餘者矣、噫、漢唐以來未有之功也、以方二臣孰與是
大、余旣叨讎校、故特首茲艸、至他艸復四十有七篇、
爲卷二十、率攄經略窮利害、其稽別鼓鞳之臣、與行
寺藩臬之吏、悉美刺、示激揚、察不涉苛、舉不棄細、霜
稜而日煦、宛然聽避道、而鳳鳴、嗚矣、故鴈次垣艸、並
得聯翼接騫也、珥筆取師、庶幾在此、翁姓盛、名時、選
別號泰宇、宗吳會、燕產、自臺守越、盛美政、以序艸、故
不論著、會稽姓楊名節、別號一中、世汴人、其政治蓋
視翁云、

送吳先生序

南昌吳先生始來訓會稽時、奉其母太君與俱、至是
母年九十有四、一日先生持狀走白府若督學道、令
所職奉母以歸、府若道下狀、令僚友諸生留之、不得
先生曩未仕、則嘗短褐走四方、名山川、交文章、材藏

賢豪之士。啣杯酒。抵掌談笑。而馳騫其間。及仕會。猶稍循其往昔。故涓亦得與二三子。謬廁末席。至是則往告之曰。國家於學官弟子甚厚。士貢而拜。謂者多老成人。吾鄉先輩有年七十而始以貢入者。今先生年尚強有爲也。而奚以歸爲。先生曰。母老矣。不願仕也。涓則又問之曰。母與俱來乎。抑留乎。先生曰。與俱。涓曰。與俱。何以歸也。先生曰。子亦嘗聞沛公所言於其父兄者乎。其言雖都關中。萬歲後。吾覓鬼猶樂思沛。則其生而樂沛可知矣。以沛公輩男子。猶若此。況婦人乎。吾終不願以一官易母之所樂。涓曰。若是則先生之志決矣。然涓聞今道中。例得遣學官營公事。假滿而復。先生其以人請之。無不得。則歸母而先生可復來。先生避席謝曰。子意則厚矣。然使母樂其鄉。而思其子。于官與樂其子。於官而思其鄉者。奚辨。且公以奉其母。而私以請而復官者。不可以事君。於是人皆知先生忠于其君。孝于其親。明人倫而決去就也。

送柳彬仲序

國朝令縣學兩歲貢廩生一人或以選或以資而近世惟以資應大抵以選應者多英少或隨例爲學官或讀書國子往往中兩京若諸省試或再試於會成進士又由進士得大官至以資應則漸老而屢蹶於省試者也雖授學官或不授學官而讀書國子能中京若省試又中於會成進士者千百中一人耳然不爾卒亦不得大官以故士往往輕視貢而尤輕於以資應者斯則今之制貢之令與今之所貢之士則然耳以予觀於邑志所貢士科其初豈若是哉韓伯時朱用之祁天福以貢入卽以貢拜官司馬恂如陳復初以貢入兼中省會科以拜官假令世之人握筆以書五公者將不得竝紙而托處而今班班然相與垂名字於尺寸之牘在韓爲直節在朱爲循吏在祁爲名師在陳爲忠臣而在司馬則爲儒宗爲不辱君命之使辟若列星麗於霄漢位座則異光芒則同卽使今之成進士得大官者

然則人之以輕視貢者烏在其爲資哉吾友柳君才雋而行芳於學無所不窺藝無所不給少自壯壯至

成人賤自豎庸貴至宰輔近自郡邑遠至數千里之外無不知其名得其言以爲重者其厥於省蓋賢知者之過而年尚近強今以資應貢其拜官也卽以貢或以兼科此則余所未知而其遇事爲節作吏爲循師爲賢難爲忠儒爲宗使爲不辱君命必如伯時五六公輩則余所深知者也今天子聖明諸宰執竭忠佐治稍變舊法近日士貢者卽不兼科亦往往得顯要以故人亦謂柳君卽不兼科行且顯此則余所未知卽使其果不顯其所自樹立亦必爲伯時五六輩又予所深知者也夫五公者吾鄉人也舊傳於人口近始得自邑志矧志又柳君所脩者故余於君之行而述以告之時同好凡若干人俱來集餞君於光祿王君之園各賦詩以贈旣令余序復題其卷端曰春園宴別云

送葉君序

丈夫棄遠家室走京師數千里道握寸管抱名法以給事部臺省寺之間近者三五遠者至八九年以其一命之榮而不可必得者何可勝道哉列籍而屬之

傲塵而居之。蓋有突未黔而敗者矣。非賤則情且縱也。其有慎不蹈此三者。殷資而群校之。則又以聞于記而殿然。則業是者。幸免於賤矣。情且縱矣。設資而群校之矣。一舉而首拔于數百人之中。大宰登之。天子命之。服以錦。令歸鄉閭。省其二人。拜于壙墓。既則出而長民。若是者。不亦難哉。宜人之榮之也。吾鄉葉君子道。實膺是典。其賢可想也。難之而榮之者。某某輩。來以贈言。屬余。余蓋深知葉君者。始予一投鞭于京邸。卽縮袂而餉我。逆旅興灑然可挹也。與之邀高。賓策廿蹄而遊西山。酌杯酒。望青天。俯皓月。耳熟而談。蓋煦煦然和風之激我襟也。是其他日出而長民。真無愧于父母者乎。予蓋慕之敬之。其於是典。又不特榮之而已也。

送沈生序

董邵南舉進士不得。去遊燕趙。昌黎爲文送之。至以燕趙之願。逆托其身。今沈君之往游蒼梧也。一以爲幕計。一以爲籍計。然府江方逆。人徒以君爲幕爲籍計已也。故送者惟以起於幕。起於籍者。期君而不以

府江之順逆托君。噫。幕與籍豈誠不足以托府江耶。君在幕爲賓客則借箸而籌於閫帥。在籍爲弟子則鼓其舌以風曉於來附之樵結使浸且摩。其未來吾未見府江之果不賴于幕與籍也。邇者君在鄉里把筆爲制文。文輒逸隨其所遣。舉杯而談談輒逸。座無不傾。斯皆君之所長也。用片激險蜀人爲相。如用一言降南粵爲賈行。且於君侯之。日起于幕。起于籍。非不愛君也。然非吾之所以愛君者也。

瑞桃詩序

吾友鳴教張君爲予道上海秦御史公家竈下有藥持數尺計其所由舍土就斧斤與廝養尻相摩者蓋千餘年矣。其春條而花色姿照釜鬻間廝養者驚走告其主。叢視之桃也。事遂播遠近而好奇嗜文者又相與繪圖而歌詠之。題其篇端曰瑞桃而鳴教因屬序於某某嘗讀柳子郭駝種樹傳以爲駝所云種樹直改徙易其故處耳。非凋枝割葉伐其幹而斷其膚也。願培之一不若其法卽無以全其生。今茲桃上之斷其顛下之別其腫癢癢然特數尺之朽耳。又且舍

水土之潤而就炎火之燥乃歷數十年而復華若此者其可以常理窺哉擬之於人在醫化能剝割斷腸傳膏縫腹而復活豈造化者有至靈至異之氣亦若化之靈異能續斷而响枯獨顯效於茲桃哉不然將古之所謂枯禪野衲之定龕其軀者數年亦寂然稿矣而髮毛爪甲遶而蔓之數周者歟是未可知也夫至靈至異之氣與所謂禪之定而生雖若超然遠邁於人間之所謂祥瑞云者然亦不可不謂之祥瑞也桃以斷而萌何以異於是命之曰瑞吾其惟衆之從哉抑予又聞之御史公者學廣而聞多其所畜養者深而發舒者遠此人中瑞也豈天將獨厚以鍾之者其所得之深因以徵於家之艸本歟詩人有言振振公子吁嗟麟兮其諸君所命瑞桃之謂也若是則既通于吾之所以評茲桃者矣

賀青州馮按察序

琢菴公父代

漢之經生自田伏申轅高堂胡毋諸家各專其門其弟子轉相授受多至數十輩歷數十百年而未已其道亦云盛矣然皆異姓殊宗之所衍如合數壁於萬

山集把桂於叢林、聽其自得、而不敢取、必於一株、一
壑之間、惟東京桓氏、自桓榮以經學起世祖朝、其後
承之、自榮至典、綿歷三世、父子兄弟、代作帝師、而其
道益光、效益著、故後來稱家學者、不特終漢之世、莫
盛於桓氏、卽自漢以至於今、亦未見有其比也、青叅
政馮公、當隆慶戊辰間、以詩薦對於 廷、稱 旨累
拜山西之叅政、方奉壘書監大同、有文武才、稱天下
名經士、其長公得之、復以詩薦於今丙子之鄉書、長
公之經與其才、猶公也、明年蔣復對於 廷、其爲稱
旨而累拜、復如公也、又烏可以公限耶、於是兩鎮之
僚將屬言以賀公、爲戶曹者袁按察、若王與許三公
者、並各以其履與公舊、遂相率以言屬予、惟天下之
以一第舉者亦多矣、舉一第而不可以不賀、在今世
循俗以爲禮者則然耳、然而勃勃然求以搖於人之
衷曰、是眞足賀者、則未必盡然也、有一門之內、四世
能並以經顯、又舉一輩兄弟中、同母而乳者、四人能
並以經顯、以道則曰此儒也、以詞則曰此才士也、赫
赫然若公之家者、乃用以徧號于天下、曰孰能準古

今家學之衡古漢之桓氏者右其祖右明之馮氏者左其祖故、作、轉、并則人必皆左祖矣。又號于衆曰孰爲馮氏此舉也。眞足賀者右其祖謂賀而僅同於常者左其祖則人必皆右祖矣。何者舉歷世而比其世彼以其三而此以其四又就一世而比其人彼以其一而此以其四也。雖然桓氏自榮至于彬蓋亦四傳矣。史列其人則及彬而序其學則止于典而不及彬此殆不可曉然以予觀于蔡邕之所以碑乎彬者謂彬有過人者四而傳亦序彬與曹節之壻同爲郎然不與共酒食卒以此廢眞亦過人矣哉。

送祝子孝序

曩吾與子孝君雖異學爲生而籍也。然居同里且戚也。又志之所趨於業。吾曰然君無不然於好惡。吾曰然君亦無不然。其後後先食於學。數與諸生干薦於鄉。乃君馳驟則居然先我矣。顧我數蹶君亦無不蹶者。人皆曰是不宜同也。而亦同何耶。最後予以偃蹇遭家難。廢生不籍。君乃逡巡於學者十有二年。遂以歲薦當入會。父喪而止。越三年始入。而其門人陳生

大節輩方以言相屬而贈之夫歲薦初最重舉也乃
今則眇小之爲蹶之餘人相謾則必曰歲薦者嗟嗟
此直謂他人然則可耳詎可當祝君哉君之於藝也
猶射之有羿其終日而不一獲也以無王良者爲之
御也猶珠之有明月璧之有夜光其終歲而不一售
也以其琛棄在三家肆中無賈胡者以明其爲寶也
今之京師京師者王良之所日驅以馳而賈胡者日
操萬金以長立于市拭目竦睫以俟其奇寶之至者
也此而猶不獲其售始可以眇小祝君而謾歲薦然
而吾知其必不然也夫歲薦者以今人言直眇小事
耳且願視我曩所履無不與祝君同也及果薦卽甚
眇小者乃亦不得稍稍同祝君人之視我何能無介
然於懷哉然吾則嬖奚耳燕石耳卽薦而入決知其
必不能若祝君之以收桑榆雪前恥特有終眇小耳
吾何爲介然哉

賓峯石先生應召序

代

當丙子冬鄉同年永嘉蔣君某者道病至清河旣委
頓往投知清河者石公余與六人計偕者過清河適

蔣君僕見之報其主及公時河凍不可舟易處以營
公遠命出邀予六人者辭以服公曰安辭遂騎乘以
見客主禮靡不殷托以蔣君靡不受翌朝出直煩改
騎公亦不辭直而靡不辦遂別蔣君以行予六人者
道中無他語每旦暮必聚而言曰蔣君一羈病夫耳
小作緣起甚澹宕而數轉
托而受之人所能也受而藥且食之如家人然人能
之乎予六人者一過客耳因問其友邀而驟禮之人
所能也禮之而款且洽焉如平生交不以過客易人
能之乎直以改騎使輕於賦民者不受直而代之又

人所能也與其寧浚民寧毋市恩人又能之乎未幾
而蔣君亦至方相與道公德壘壘不能已又未幾而
某亦承乏山陽山陽雖劇要吏者苦之而某獨喜得
與君相左右領教導幸得無大過失而公固業以名
起邑中至是被召而州縣諸君例有贈也亦例以
屬山陽古人有言觀侏儒者觀一節何者一節短則
全體舉不能長而予則曰觀嶺表之篁者亦觀一節
何者一節長則全體舉不能短公急於異地羈病之
夫而顧謂其緩於其所隸赤子之痛痒殷於過客之

義而顧謂其疎於其僚友上下之間。不忍以一騎直浚民以市恩。而顧謂其忍於百出之徵發。或以自奉而或以奉人。此萬萬所必無之理。茲而召也。豈倖至者乎。抑由是道。推之於天下。無不可也。故觀君之全體觀一節而已矣。而矧附公未察也。久非知其一節而已也。贈言忌諛。聊以此塵公耳。

贈陳翁授官序

不過言其劄付真而可重
又云正嘲此輩不淺

古者民年六十至百其長者。國家並有養以差。周王制篇若文王世子可考也。下迨漢高猶然。然未聞以官。官始孝文帝祚時。賜民爵一級。史失其齒。疎也。至唐因之。每大赦賜爵。有至刺史者。卽非真。亦濫甚矣。然直曰壽。不曰授。授以板。不以劄。自授訛爲壽。民間遂轉相傳以爲壽。至且例得官。可冠服。不問良與否。以故人稍易之。又降不由內。卽秩下郎。苟握印而司民者。得楮劄以予。值吉凶禮。往往帽紗規領帶牛鈎。而造者滿街巷。於是人益易之。嘗邇所作備。必文武大帥得專征。或備塞徼。擬激發其下。俟請恐敗事。乃預請。請假空劄以行。得便宜若。德宗假渾瑊故事。下

迨有司握甲者亦漸相沿襲假以榮人不大闢廢然
易之者益熾至相指謾必曰彼劊耳嗚乎此惡足以
亂劊者之良乎器一也冒以薰則芳以藪則穢藪一
也以虎則炳炳焉耳矣以狐則綏綏焉耳矣惡東擊
及西捧可乎鄉之陳君某鄉之良也頃年八十矣宜
劊會劊至親若里輩某等榮之來以書榮告予多其
良也榮之書以復非榮其年也

賀朱少監序

少監朱公吾越產也幼業儒其後客燕遇術者揆其
辰當貴然貴不在外朝公用其言當嘉靖中果入爲
宮寺歷 肅穆兩朝竝以文稱進少監至今 上聖
冲益右文以武英殿翰墨藪也令公掌其事凡有
問難靡不稱 旨用是得磨蟒服於是吾鄉之仕于
朝若某某輩無不爲公榮者願以予客游適至都若
有待然相率來以言屬然予之有言則不徒爲公榮
將爲公勞矣何者俯逸於僕僕逸於循牆循牆者人
所勞也彼一命而再再命而三則榮矣以一而俯以
三而循牆不其命彌榮其勞彌甚耶公之磨蟒于內

也。卽任于外者之再命也。予故曰不徒爲公榮而且爲公勞者此也。雖然抑有賀焉。何者。世謂贊君德之大千萬。而匡君闕之細于一。若詩所稱補袞云者。其在隱曲倏忽之間。有外廷所不及。而在內之臣。願得以乘間而濟之者。然在疎遠則不能預。亦不敢以望。今公之膺服以蟒。是將親之也。非疎也。邇之也。非遠也。其所裨益。外朝之所及。則及之。卽有所不可及者。公將及之矣。如此。則是服之膺也。非裨益我。聖明之漸乎。是則公之所謂榮也。而非世之所以榮公者矣。夫安得而不賀。

送王大同之平陽兵憲序

代

大同號難治。而近時言最難者有二。曰宗室之繇人各殊習。而祿則同於不給。曰馬市之貨。其遠在千里外。而欲集於一時。而此二者。費各以百萬計。守此者。使非用剛柔以劑之。兼廉且敏以爲之。則往往致敗。而青州王公之以戶大夫守此也。凡若干年。其于宗人之環車而告之。或呼闔而有所控也。隨時以應之。求其瘳而解之。辟善刀者。然砩之不鈍。擊之不折。至

虜之曳駒駉而集于關也。諸司下片紙以需物，則輦
赴馱輸，皆預集于數百千里之外者，而貨不此贏，賈
無告傷，而公則日飲水而治事，抱赤子于一郡，若于
邑之中，久之，中朝咸知公廉平矣。會平陽缺兵備，使
者遂以公補行，有日矣。其僚某公輩，則相與以贈言
屬予，欲書者再而不敢，曰：茲贈也，豈與常贈同哉？蓋
平陽堯舊都也。當唐柳宗元之撰晉問，猶曰平陽之
人至今溫恭克讓，好謀而深，和而不怒，有堯之遺風。
其後以地北連大鹵，兵革相尋，至于今茲，日尋干櫓
而湮禮教久矣。其非堯之風矣。數年以來，聖天子
方欲興堯舜之治，比隆唐虞，納虜臣，通款市，卽令稍
梗，將有脩文德以來，舞干羽以格之之意，則以爲平
陽雖股肱尚塞，微也，非得剛柔兼濟，廣然並持，可以
興禮教而大佐文德者，以寄於兵不可。故今茲之擢
公也，是以堯之臣望公也。以堯臣望公，而公於佐堯
之治，或萬有一不至，使溫恭克讓之俗，少不及于唐
虞，是豈聖天子意不特聖天子已也，或亦非公
之意也。然則公之所負荷，不亦重乎？是行也，中朝以

堯之治望公公以佐堯之治自待予故曰是贈也不
與常贈同者此也

送袁戶部守鞏昌序

上谷一邊軍不下十萬馬半之糧芻之用歲卒數百
萬四方飛輓不可至則用鹽以奔走賈人資金錢以
買其地之所產若芻糧之須以輸於此而取鹽于彼
如此則不勞走輓而兵馬自足需給事亦甚便然而
四方固亦有輕賚之輸官與軍復有月支之例出入
繇多爲利之藪主者稍持兩端則請託盛行於賈而
下之持手而食者得以漁獵於斗斛衡石之間往往
至于敗常焉望其遠而他之又況以重地寄哉惟我
袁公之職此於宣也飲水而治用以自潔廉而其才
計所到執槩而操籥者舉不得一染指其間又其宅
心平而遇劇敏而且善於斷於是賈無不悅公之公
而軍與需者無不信公之廉者久之聞於中朝會鞏
昌缺守遂以公補行有日矣宣之叅戎某君都闔某
君來以贈言屬予惟鞏昌重地也東接隴蜀西鄰戎
羌習戰爭尚氣力馬援之所不能遽定而虞詡之所

殫精以從事。而後僅能勝之者也。至於廉范守此。無
馬援之武。鮮虞詡之略。獨有一廉平耳。然卒用之。而
以大治。豈干戈之效。不歸於禮義。韜鈴之用。難與忠
信校功耶。夫公之試於宣。而卒信者。忠信也。禮義之
習。效有廉平也。廉平者。卽禮義也。忠信也。廉范之所
用以治者也。以廉范之德。守廉范之地。意者。馬援。虞
詡。輩他日。且將讓名于竹帛。而不敢校短長於人口。
耶。然則。鞏昌也。非公之寄。而孰寄哉。

贈雷總兵序

近日邊陲之事。大約識時務者。利撫和。而恃能戰者。
好言殺。是以事雖定。而論尚未歸於一。不知近日撫
虜以來。其奉約束。幾於編氓。駮犢滿野。匹婦躍一羸。
從一鬣。而取穀菽於莊。居朝發暮還。若履中土之郡
邑。而罷調主客之兵。輸餉輸芟。歲以億計。駝馬介胄
之鄉。真亦幾于晏如矣。彼彎雙弧。佩一鞬。挾數尺刀。
踴躍然。以與虜從事於呼吸之間。或夜襲其帳。多不
過數級。甚至數十百而止耳。回視我疆壘。已尸遍野。
而血成池。彼號稱善戰者。將以彼而易此。近則身橫

金玉遠以爲子孫千萬戶之計，乃不知冥冥之中古所謂陰德也者，其於此爲何如耶？意者蒼蒼者未必盡許之也。鎮宜者爲總兵雷公，當爲叅將時，嘗以數十人當虜騎千餘兩，將旣歿，大軍盡崩，而公獨劈馬號發五矢，立斃虜五人，其一又虜中酋也。遂北，城賴以全。若此者，公可不爲善戰者哉？顧當今茲之搖議也，必尚撫而斥戰，曰：使一將功成而萬骨爲枯也，何如今枕戈而負鋤，使百萬生靈晏如哉？以人命易子孫榮，吾不爲也。公之威名廉靖，數戰數立奇功，鎮之人愛之如父，倚之如城，事多不可述。獨身以善戰名，願不欲以戰爲己身家，而獨取撫爲國家全活生靈，培元氣計此，則士大夫中之所少也。朝廷方以貢成，蔭公之子世爲某官，乃其屬都使某君輩來請言噫，以公之樹德于陰，旣如彼，其效將如斯已哉。

邵兵憲公東海重春詩序

黃霸守潁川，治爲天下第一。漢宣帝嘗下詔稱揚，賜黃金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古今稱循吏矣。至其發騎詣北軍，馬不滿士人，得執軍興之法以議之，則其

所少者豈待爲相之日而知之哉長於撫字而短於
徵發兵難事也人固有能有不能耳今按察副使郡
公之守吾紹也政察明而德和惠旣超然與霸等而
越之地並海歲備東夷一兵副使開府其中而郡衛
長吏建牙從事於其下莫不倚毗仰藉于知府者府
多難之而公處其間三年百爲悉舉遂以兵聞于
朝會副使者擢去朝議亦遂以公代之紹之鄉大
夫士方重公之優於其任且喜其擢而復留於茲土
也旣群然頌且慶矣旣而山人何仲虛者執冊來詣
某始謀序諸作者之言以獻于公而題其端曰東海
重春乃遂命某序其末簡某旣有感於霸之所長爲
公之所長而霸之所短乃爲公之所兼長也深以爲
吾浙幸然霸長於牧短於兵他日又短于相公今長
於牧且長於兵當他日爲相其不爲霸之短而必今
之長也又審矣豈不足爲天下幸哉若是則重春之
說不止于東海矣

贈送馬先生序

鄭虔善著書攻圖畫及書法詩嘗自寫以獻玄宗玄

宗署其尾曰鄭虔三絕當其時宰相珍之爲特置廣文館又自廣文選著作郎及爲安史所污與王維等就繫宣陽然卒用畫得免至其所尤見重於人者貧約而無營澹如也今我先生馬翁之教吾山陰也蕭然坐數楹間植竹百箇花數品彈琴著書以爲常傳經之暇日與文史墨卿晏笑以觴若不知有家累然者其無營大與虔等而其圖畫詩篇書法間出超奇人或往往以虔目之始先生至某抱策而侍者數朝每苦爲塵事所羈滯及公去而又爲今

詣闕下其後拂衣南走一再及先生於門而病就榻者且踰兩春忽忽有鄒陽之變一纓南冠援琴而鼓之嘆曰嗟乎哉使曩者三數年之日月不滯廢于他端以得一意握筆從事于先生即使不進于道苟得聞其繪采其在今日儻得從宣陽之免乎然而事不可以預期也今先生遷論安福將赴之予繫不得別感而愴焉方欲展一言以獻會齋友某等繪越八景將以送先生而令某題且序之某遂得書以獻

送沈君序

代

世廟之戊午邑士薦於鄉者爲太僕卿朱君祠祭郎
中祝君翰林脩撰張君今某縣令沈君暨予凡五人
而沈君年尚壯其爲文獨精志銳而行篤顧予雖不
敏無以望沈君之後塵卽敏若二三君子亦靡不推
重沈君者然予與二三君子後先從 廷對仕中外
而獨沈君數蹶於春官予與二三君嘗取讀其袖中
艸未嘗不歎惜於卞璧之難售馬之驥而九方臯之
不易遇也君寧無芥蒂於其中耶然而不得違天而
獨伸也明矣雖然抑有說焉天下事有伸於衆趨之
暫者亦有伸於獨脩之常者伸於衆趨者在天伸於
獨脩者在己始吾儕與沈君讀書也則曰吾安得取
吾之所口誦者施之民乎今 天子付君以民矣與
君爲諸生出而見有困窮者塗炭者或抑而不得白
者則又曰吾安得授是任而爲之圖乎今 天子則
又授君以任矣夫衆趨之暫雜于人自不得以盡如
吾言故伸也者難必者也獨脩之常專于己夫孰得
禦之故伸也者易必者也然則今茲之授之任與民
也非君必伸之會乎且君獨不見張李黃次公其人

或起家吏胥卒爲漢循良稱首或位至三公而戴聖則明經博士師其表望且何如崇峻耶而卒以墨污九江則君何芥蒂于茲就耶予猶記異時與君同計偕客邸中數相慰勞殆要以平生今予幸而先事主上曩提十萬師備亭鄣而今復叨副本兵右蘭臺左樞機之任然猶追想曩昔不得百里之地而民社之一試芻牧實效今髮且種種而何以贈君之行哉則告之曰昔嘗所與君讀書而恨不施之民出見困于抑者而恨任之不在己是猶以及人者言也乃索其最切于己者則何言哉古訓有云當官之三事而已矣噫此固予與二三君子贈行意也亦君之素所自勗而喜於聞者耶

賀靳蒙城序

封父母妻如此立論

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而子思子於山與水也及其至曰寶藏典曰貨財殖兩者澤萬物者也非雲則雨安從生寶藏貨財利養萬姓者也非山與水則所藏與所殖也將於何而不匱今之仕者承父母之命委贄而爲臣爲兩以澤萬物爲殖與藏以利養萬姓

臣道也。于道也。而問其所由。則兩孰讓耶。雲是已。殖與藏者孰蘊耶。水若山是已。胎而育以長。育而教以成。是父母之道也。故祀典雩雨。則不廢巫師。人之取貨財與寶藏者。必有山川陵澤之祀。噫。此任者得推其榮於尊者之始也。自有天地以來。而已然。非武王末命而周公成之者也。雖然。商不調。則宮亦廢。故周南有蘋藻之婦。而夫位安。列國之間。政邦君者。多以小君之蕩。故昧旦之詩。雖射者亦錄其偶。晏子之傳。卽御者亦美其妃。任者之榮。旁及閭闔。其原于此乎。

予同年靳君以某年 廷對稱 旨。出知歷城。以才

改知蒙城。其善政不可以枚舉。大都其澤萬物也。似雨。其利養萬物。似山之藏。水之所殖。而不可窮。其得助于內君也。又似商之協官也。民歌舞之。諸大吏監司者廉而喜之。旣滿闕。主上聞之。若曰。此吾家豐鎬地也。郎顧若此。稱乎。俾得榮其家。如故事。璽書下而予家姪某婦之翁金君某者。承蒙城雅德。其長爲其長喜也。書來以賀詞屬。噫。良哉。蒙城旣以雨澤物而效矣。又出其山與水之殖。且藏者以養萬姓。而又

效矣。商以雌鳴宮，以雄應而效矣。予何所措一詞以效于君哉。願君毋忘。聖天子之榮君也，而竭股肱以效之而已矣。

贈金衛鎮序

代

自西漢至趙宋，凡文武大臣，簡鎮中邊，職將帥，或暫領虎符，得專征者，皆得自辟士，以補所不及，毋論已仕與不仕，雖賤至疇隸廝養，亦得辟，往往有入相天子，侍帷幄，榮寵灼於當時，令名傳於後世，毋怪也。明興始，猶循之，尤稱得人，然不專以幕僚目，自科舉

之制定而舉者，頗多得人，毋事辟請。至于今，卽有辟者，亦非古所辟者之主與賓矣。會稽某君少而博敏，於儒科及兵籍，若醫經，若名法家，靡不究，乃用儒以干，不利，遂走燕，久之，一裨帥識之於始，四大帥識之於終，輒以武終拜紹興衛鎮撫，噫於君雖屈於事，則奇矣。何者，近制無以武始而終躋相與侍者，故曰於君屈，然君家故大族，以甲科披金紫者數輩，君之祖若父祖，司教父秩郎，其文盛矣，缺者獨武耳，而君適完之，故曰於事奇，縱相與侍未可必能止其不拜，且

封耶越之金有二、一塘下、一湖南、湖南之金客燕者尤多、金籍浙會稽、予籍浙東陽、於金鄉也、予僑於燕、與金之僑於燕者、時相問則故也、兩金將賀君而來、以文告余不能辭、故舉其大者如此、若某之德行道義在家庭者種種、人人能道之、異時家乘郡邑具采之矣、故不贅大帥四爲誰、大中丞萊陽張公某聞喜、翟公某大司馬邯鄲張公某大總帥蓬萊戚公某發、勅裨帥者偶忘其氏名、

送少叅余公考滿序

代

浙之省爲郡者十一、舊嘗分藩臬之副以竝臨之、合紹興台寧三郡爲一道、藩臬使者歲三四至以爲常、或巡撫諸大吏行部則至無時事已仍歸駐於省、其後海上寇數起、中朝始命臬副開府於紹、握兵以臨、及寇已、則徙臬副專駐於台、而寧與紹兩郡則用藩之叅伯以守、其開府以駐竝如故、可十年所、然總其前數公矣、夫今之爲吏者、非不各有所長也、各有所長者、多責人之短、以就己之長、愈責而不應、若是者、己之長、非不灼然著見也、而人之短、爲其所迫、東

而強以當之者亦往往或至于不堪而詭應然亦卒無益于理惟夫全德通才之士若無一長之可名也而其兼覆曲全之妙若人人不見其爲短者而於政亦未嘗有所廢於法亦不見其有所撓夫由前言之則前此數十公守於吾紹者之謂也由後言之則今之余公守於吾紹者之謂也噫彼數公者寧非吾兩郡之天哉然而四時也今之余公其爲天於吾兩郡豈有異於彼十數公哉乃余公則元氣矣予爲是言也久而適公以滿考將行郡長君輩來謀所以贈公者而愀然意不樂蓋恐公行且借而他之而未足遺也予則曰紹未嘗開府其開府也以海上多事前此數十公者當之或長於治而短於兵亦有長於兵而未及於試者頃者海峯偃息鯨鯢莫敢跳梁然揚片颿而凌一葉於白波者未可謂盡無其人也矧玄象示警人心方詢詢所恃者龔遂虞詡握尺符而繫黔黎耳蓋正公等其人也卽有計例常事耳當事者之所必請而借留而長君輩何足以愀然哉

試錄前序

代

從辛卯發根

萬曆辛卯天下復當大比不佞某以翰臣及科臣某
竝膺上簡充浙江考試同考試官職監臨者爲巡按
御史某職鹽者爲鹽法御史某旣預聘諸省學官至
秋仲末又驟檄諸屬有司堪領內外事者旣定乃卜
鎖院日偕職提調者爲某官某監試者爲某官某進
提學副使某所簡士三千有奇三試之某與同考分
闕得九十人擇文之尤良者二十篇以式例當序也
某謹序曰自我祖宗聖神始創大業未遑禮樂有
如佐命元臣在爾浙若宋濂劉基輩乃辟世勝國

久無從用科目以進迨應我皇祖初年之首聘亦

當是別勝三四十歲人其後制科旣定而王文成守仁之

生實成化壬辰譜稱其娠彌十四月則娠時正辛卯
矣揣宋劉之謁皇祖旣四十左右人而皇祖升

遐之後兼總建文四年始歷年二十有二計在勝國

甲子諸賢迭鍾不有生於辛卯如劉宋必有娠於辛

卯如守仁者矣卽未盡然不敢謂盡否也自守仁

以成化辛卯娠而爾之鄉沈光祿鍊又以嘉靖辛卯

鍊舉雖不敢望守仁亦孔門之狂狷也統計之百四

十年來四甲子、四辛卯、賢才之鍾、特四盛於我。皇朝也。乃如此。則造物者可責之。以不勞。又可誣之。以不厚乎。故不佞序錄文之首。當以文。不以文。而以三四公者。非他也。蓋特以三四公望諸子也。亦兼望諸子於他日。以少酬造物者之勞。與厚也。何者。前代制科條目不常。元社將屋。智者先知。苟冒昧進趨。則淪胥以溺。一難也。聘徵絕響。白黑不明。自銜自媒。徒成自失。二難也。故劉宋豪英必待明皇。而後售。非以其難乎。今也。聖祖神孫。相承相襲。賢典之盛。前代

所無。一易也。制科弘啓。群俊彙征。從者如雲。品者如鏡。二易也。以此之易。校彼之難。將孰趨而孰却。故使劉宋在今。亦必不畏難而舍易。使王沈處彼。亦必不佞易而趨難。夫既云易矣。非難矣。可彙征矣。不爽鑑矣。則三千人中。豈匿劉宋之蹤。錄者九十。可量其竟無王沈之雋乎。儻有之。而秉閱者偶不錄。或錄之。而不在高等。而辭于衆。曰我固非不明且慎也。難矣。儻亦有如前造物云云者。默尸其間矣乎。時至之蚤暮。或欲遺之大。或欲老其才。不可一一以預也。雖然。予

致望之意，則不敢自謂不隆矣。今辛卯矣，娠者蚤而爲守仁，舉者晚而爲鍊，幸終以塞不佞之望也。不佞其亦何敢預，亦稍望諸子，酬四甲子造物者之厚與勞歟。尼父有言，人失弓，人得之，得失蚤晚不必校。如劉宋終辟世，王沈不祠從，亦不失爲劉宋王沈撫臣。某權臣某某中臣某布僚某按遼某都僚某某，或贊教於他日，或簡而役於今，竝勞苦多實效，及以禮際凡數位使賓者，愈興竝盛事。

齒錄序

代

萬曆歲辛卯之秋，首尾接已亥兩月，滇諸所選士於所宜舉禮，悉視其舊。至是將歸而釀錢合宴，以齒序而錄之。錄成，將刺來告序于御史，亦舊也。御史曰：諸君子序其齒可矣，而必及其上下中三黨之親者，豈亦以彼我皆有意於他日，所可用情地耶？夫中黨者，兄弟輩也；然而士有過謹者，於中黨者雖親亦預防其冒緣，有過厚者於中黨者雖疎亦濫收其總絕。及他日果蒙彼此用情之候，則過謹者之於疎或反內之曰親也，而成彼之用情過厚者之於親或反外之。

曰疎也、而敗彼之用情者、往往是矣。此又何說耶、非吾之所敢億逆也。至于齒有始爲生於學而減者是、徒知末世之重少、而不知先王之重老。始于欺師、終遂至于欺君。卽是錄、必欲符始籍。且并欺其友。夫欲知先王之重老、觀曲禮所稱十年至百年、文王世子所稱設三老至五更、祭義所稱同爵、則尚齒。至後則及爵者、則可以無事于三欺矣。善哉顏駟之對漢武也。漢武問駟曰、叟爲郎在何時、何其老也。駟曰、臣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至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噫、駟蓋不改故以欺君而驚進者歟。場中文字糊以閱、加子于父、加弟于兄、加弟子于其師、加鄉之後進于長者而爲之子弟、師生若先後輩、必悚然不安於其心、必如二宋互相先後、定于君后間、斯無憾。此齒錄繼放榜而興、以先乎齒者不可少也。御史言于右、因滇士之請而槩言之也。非謂滇士蹈是轍而專言之也。

志序二首 代

會稽以山稱始夏。至於今四千有餘年。以邑稱始隋。

至於今千有餘年。地非不名，世非不久，長茲土者非不多也。而志則尚缺。萬曆甲戌，新自松陽移令是邑，念之檢禮牘，得前令楊公某所圖，已有緒可舉。遂以請於太史張公某，閱六月而書成。又四月而竣刺，是爲萬曆乙亥之三月。余始覽而欣之，旣復歎曰：會稽以千餘年之久，未有志，然而治未嘗不治也。志果關於邑而不可一日缺乎？未盡然也。然而今之譜奕者，非謂無譜則奕者盡不能奕，顧必譜者以爲寧譜而備善奕者之或遺，毋寧恃其善奕遂決於廢譜而卒果不免于遺也。志果無關於邑而可以千餘年缺乎？亦未盡然也。噫！此予之所以必有事於志歟。然而先此圖之者亦屢矣，而竟不克就，又何也？旁觀者嚴于責備曰：志必超於人如是如是，不則不稱任事者，苦于得謗曰：志必殉于人如是如是，不則不免于人言而不知任事者，不問其盡稱與不，果肯握管以書，卽不能悉副旁觀者之所云，然豈無一二之補，不猶愈於歷千有餘年，無一字徵于文獻者乎？今太史者古所稱備史之三長者也，矧邑之志卽間有遺，殆余咨

討者之未預歟。呂覽出懸千金易一字，都人不改易。是文信之威箝之也。而史通一書，徒能詆前作者，又無所追益於其間，是子玄之妄也。今邑何所箝哉。且又未敢謂是書必不可追益諸君子，在今日誠可易則易，而畜之以俟，慎毋爲都人。其在他日必有繼此而脩之者，正可出所畜者以酬其追益，慎無爲子玄斯不負於會稽矣。

又代

會稽自建邑以來，千有餘年，至楊令君某圖于太史張公而始有志。又四月而刺成且布也，請序于余。余讀之，見其刺書四首，地書次治書，再次曰戶口禮爲養與教之書，而括其意謂養關於地之物產，教關於地之風俗。夫地當其始也，茫茫一物耳。雖未嘗截然自爲九州，又犁然目爲郡與邑，而風氣物產之呈固隱然有州郡邑之界存乎其間。而養與教之具亦無煩于舍此而別有所取。然而地之技止于是矣。於是州與郡邑之域興，長吏之治作，而養與教之道舉。蓋天地之權有所不行于風氣物產之後，而始假吏以

濟之是道也。高冠而談者，類知之。及書于冊，則往往若有若無，雜見而錯于紀。豈謂書志者與論治者固不相謀耶？其殆未知天地之與長吏交相濟以爲治之理矣。而今四書中所列正其義也，是義也，非太史不能闡，非令君不能信之深而行之敏也。若是噫，予於是卽有以卜會稽之治矣。

一登龍門引

陳生輝甫覲其乃公歸，自靈寶遇於道，周襟帶修飾，睂宇粹和，雖退然斂抑而有冲然之意，同類見之曰：是子虛而往，飽而歸矣，而莫知其所以然也。及是持卷過我，令書問何以，則進曰：鴈鷺之微也，飲于卑陂，啄於污畦，以幾數粒之糧，莠腸膈未脂而羽毛且日瘁矣。及其乘朝而飛，遇夕而止，偶集于彭蠡之陽，蔭蘆際天，稻梁若雲藻荇蔽流，魚鰕觸喙而遶趾。當斯之時，卽鵬鯨之取，猶足給也。而況于區區之鴈鷺，有不各隨其飲啄之量之大小而充之者乎？余曰：余知之矣。子蓋得師而爾矣。然則師爲誰？曰：臨汾之傑也。楊其姓也。仰煦先生，其方學者之所稱也。對于廷而

稱 上旨、丁丑甲榜中之雋也。奉 命以知靈寶爲
鄙人之父之長公、而欽其德、父以事之者也。小子因
之、則師以事之也。余曰予知之矣、爲書四字於端、而
述其言以引之如此云。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四